中阿含经六十卷（第一卷～第十卷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中阿含经（有五品半合有六十四经）卷第一 七法品第一（有十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善法、昼度树，城、水、木积喻，

善人往、世福，七日、车、漏尽。

七法品善法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便于贤圣得欢喜乐，正趣漏尽。云何为七？谓比丘知法、知义、知时、知节、知己、知众、知人胜如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法耶？谓比丘知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咄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，是谓比丘为知法也。若有比丘不知法者，谓不知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咄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，如是比丘为不知法。若有比丘善知法者，谓知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咄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，是谓比丘善知法也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义耶？谓比丘知彼彼说义是彼义、是此义，是谓比丘为知义也。若有比丘不知义者，谓不知彼彼说义是彼义、是此义，如是比丘为不知义。若有比丘善知义者，谓知彼彼说义是彼义、是此义，是谓比丘善知义也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时耶？谓比丘知是时修下相，是时修高相，是时修舍相，是谓比丘为知时也。若有比丘不知时者，谓不知是时修下相，是时修高相，是时修舍相，如是比丘为不知时。若有比丘善知时者，谓知是时修下相，是时修高相，是时修舍相，是谓比丘善知时也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节耶？谓比丘知节，若饮若食、若去若住、若坐若卧、若语若默、若大小便，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，是谓比丘为知节也。若有比丘不知节者，谓不知若饮若食、若去若住、若坐若卧、若语若默、若大小便，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，如是比丘为不知节。若有比丘善知节者，谓知若饮若食、若去若住、若坐若卧、若语若默、若大小便，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，是谓比丘善知节也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己耶？谓比丘自知我有尔所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慧、辩、阿含及所得，是谓比丘为知己也。若有比丘不知己者，谓不自知我有尔所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慧、辩、阿含及所得，如是比丘为不知己。若有比丘善知己者，谓自知我有尔所信、戒、闻、

施、慧、辩、阿含及所得，是谓比丘善知己也。

“云何比丘为知众耶？谓比丘知此刹利众、此梵志众、此居士众、此沙门众，我于彼众应如是去、如是住、如是坐、如是语、如是默，是谓比丘为知众也。若有比丘不知众者，谓不知此刹利众、此梵志众、此居士众、此沙门众，我于彼众应如是去、如是住、如是坐、如是语、如是默，如是比丘为不知众。若有比丘善知众者，谓知此刹利众、此梵志众、此居士众、此沙门众，我于彼众应如是去、如是住、如是坐、如是语、如是默，是谓比丘善知众也。

“云何比丘知人胜如？谓比丘知有二种人：有信，有不信；若信者胜，不信者为不如也。谓信人复有二种：有数往见比丘，有不数往见比丘；若数往见比丘者胜，不数往见比丘者为不如也。谓数往见比丘人复有二种：有礼敬比丘，有不礼敬比丘；若礼敬比丘者胜，不礼敬比丘者为不如也。谓礼敬比丘人复有二种：有问经，有不问经；若问经者胜，不问经者为不如也。谓问经人复有二种：有一心听经，有不一心听经；若一心听经者胜，不一心听经者为不如也。谓一心听经人复有二种：有闻持法，有闻不持法；若闻持法者胜，闻不持法者为不如也。谓闻持法人复有二种：有闻法观义，有闻法不观义；若闻法观义者胜，闻法不观义者为不如也。谓闻法观义人复有二种：有知法、知义、向法次法、随顺于法、如法行之，有不知法、不知义、不向法次法、不随顺法、不如法行；若知法、知义、向法次法、随顺于法、如法行者胜，不知法、不知义、不向法次法、不随顺法、不如法行者为不如也。

“谓知法、知义、向法次法、随顺于法、如法行人复有二种：有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；有不自饶益，亦不饶益他，不饶益多人，不愍伤世间，不为天、不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此人于彼人中为极第一、为大、为上、为最、为胜、为尊、为妙。譬如因牛有乳，因乳有酪，因酪有生酥，因生酥有熟酥，因熟酥有酥精。酥精者，于彼中为极第一、为大、为上、为最、为胜、为尊、为妙。如是若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此二人如上所说，如上分别，如上施设，此为第一、为大、为上、为最、为胜、为尊、为妙，是谓比丘知人胜如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昼度树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萎黄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叶不久当落。复次，三十三天昼度树叶已落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叶不久当还生。复次，三十三天昼度树叶已还生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不久当生网。复次，三十三天昼度树已生网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不久当生如鸟喙。复次，三十三天昼度树已生如鸟喙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不久当开如钵。复次，三十三天昼度树已开如钵；是时，三十三天悦乐欢喜，昼度树不久当尽敷开。若昼度树已尽敷开，光所照，色所映，香所熏，周百由延；是时，三十三天于中夏四月，以天五欲功德具足而自娱乐，是谓三十三天于昼度树下集会娱乐也。

“如是义，圣弟子亦复尔。思念出家；是时，圣弟子名为叶黄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萎黄也。复次，圣弟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；是时，圣弟子名为叶落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落也。复次，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；是时，圣弟子名叶还生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还生也。复次，圣弟子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；是时，圣弟子名为生网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生网也。复次，圣弟子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；是时，圣弟子名生如鸟喙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如鸟喙也。复次，圣弟子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；是时，圣弟子名生如钵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如钵也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诸漏已尽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时，圣弟子名尽敷开，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尽敷开也。彼为漏尽阿罗诃比丘，三十三天集在善法正殿，咨嗟称叹：‘某尊弟子于某村邑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诸漏已尽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是谓漏尽阿罗诃共集会也，如三十三天昼度树下共集会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城喻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王边城七事具足，四食丰饶，易不难得，是故王城不为外敌破，唯除内自坏。

“云何王城七事具足？谓王边城造立楼橹，筑地使坚，不可毁坏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一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掘凿池堑，极使深广，修备可依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二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周匝通道，开除平博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三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集四种军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四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预备军器——弓、矢、鉾、戟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五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立守门大将，明略智辩，勇毅奇谋，善则听入，不善则禁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六事具足。复次，如王边城筑立高墙，令极牢固，泥涂垩洒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七事具足也。

“云何王城四食丰饶，易不难得？谓王边城水草樵木，资有预备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一食丰饶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如王边城多收稻谷及储畜麦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二食丰饶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如王边城多积菽豆及大小豆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三食丰饶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如王边城畜酥油、蜜及甘蔗、糖、鱼、盐、脯肉，一切具足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，是谓王城四食丰饶，易不难得。如是王城七事具足，四食丰饶，易不难得，不为外敌破，唯除内自坏。

“如是，若圣弟子亦得七善法，逮四增上心，易不难得，是故圣弟子不为魔王之所得便，亦不随恶不善之法，不为染污所染，不复更受生也。

“云何圣弟子得七善法？谓圣弟子得坚固信，深著如来，信根已立，终不随外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是谓圣弟子得一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常行惭耻，可惭知惭：恶不善法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是谓圣弟子得二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常行羞愧，可愧知愧：恶不善法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是谓圣弟子得三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，是谓圣弟子得四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。所谓法者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如是诸法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，是谓圣弟子得五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常行于念，成就正念，久所曾习，久所曾闻，恒忆不忘，是谓圣弟子得六善法。复次，圣弟子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，是谓圣弟子得七善法也。

“云何圣弟子逮四增上心，易不难得？谓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，是谓圣弟子逮初增上心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圣弟子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逮第二禅成就游，是谓圣弟子逮第二增上心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圣弟子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

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逮第三禅成就游，是谓圣弟子逮第三增上心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圣弟子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逮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圣弟子逮第四增上心，易不难得。

“如是，圣弟子得七善法，逮四增上心，易不难得，不为魔王之所得便，亦不随恶不善之法，不为染污所染，不复更受生。

“如王边城造立楼橹，筑地使坚，不可毁坏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得坚固信，深著如来，信根已立，终不随外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是谓圣弟子得信楼橹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掘凿池堑，极使深广，修备可依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常行惭耻，可惭知惭：恶不善法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是谓圣弟子得惭池堑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周匝通道，开除平博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常行为愧，可愧知愧：恶不善法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是谓圣弟子得愧平道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集四种军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，是谓圣弟子得精进军力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预备军器——弓、矢、鉾、戟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。所谓法者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如是诸法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，是谓圣弟子得多闻军器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立守门大将，明略智辩，勇毅奇谋，善则听入，不善则禁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常行于念，成就正念，久所曾习，久所曾闻，恒忆不忘，是谓圣弟子得念守门大将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筑立高墙，令极牢固，泥涂垩洒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，是谓圣弟子得智慧墙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也。

“如王边城水草樵木，资有预备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，乐住无乏，安隐快乐，自致涅槃也。

“如王边城多收稻谷及储畜麦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逮第二禅成就游，乐住无乏，安隐快乐，自致涅槃也。

“如王边城多积秸豆及大小豆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逮第三禅成就游，乐住无乏，安隐快乐，自致涅槃也。

“如正边城畜酥油、蜜及甘蔗、糖、鱼、盐、脯肉，一切充足，为内安隐，制外怨敌；如是，圣弟子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逮第四禅成就游，乐住无乏，安隐快乐，自致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水喻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七水人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为七？或有一人常卧水中；或复有人出水还没；或复有人出水而住；或复有人出水而住，住已而观；或复有人出水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；或复有人出水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；或复有人出水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至彼岸已，谓住岸人。如是，我曾复为汝说七水喻人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为七？或有人常卧水中；或复有人出已还没；或复有人出已而住；或复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；或复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；或复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；或复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至彼岸已，谓住岸梵志。此七水喻人，我略说也。如上说，如上施设，汝知何义？何所分别？有何因缘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有人当卧？谓或有人为不善法之所覆盖，染污所染，受恶法报，造生死本。是谓有人常卧。犹人没溺，卧于水中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初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还没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失信不固，失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而不坚固。是谓有人出已还没。犹人溺水，既出还没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二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而住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信固不失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坚固不失。是谓有人出已而住。犹人溺水，出已而住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三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信固不失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坚固不失，住善法中，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；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三结便尽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；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；天上、人间七往来已，便得苦际。是谓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。犹人溺水，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四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信固不失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坚固不失，住善法中，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；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三结便尽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；三结已尽，淫、怒、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、人间；一往来已，便得苦际。是谓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。犹人溺水，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五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信固不失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坚固不失，住善法中，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；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五下分结尽，谓贪欲、瞋恚、身见、戒取、疑；五下分结尽已，生于彼间，便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是谓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。犹人溺水，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六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云何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至彼岸已，谓住岸梵志？谓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持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修习善法。彼于后时信固不失，持

戒、布施、多闻、智慧，坚固不失，住善法中，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，知苦灭道如真；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谓有人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至彼岸已，谓住岸梵志。犹人溺水，出已而住，住已而观，观已而渡，渡已至彼岸，至彼岸已，谓住岸人，我说彼人亦复如是，是谓第七水喻人，世间谛如有也。

“我向所言，当为汝说七水人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木积喻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萨罗，在人间，与大比丘众翼从而行。

尔时，世尊则于中路，忽见一处有大木积，洞燃俱炽。世尊见已，便下道侧，更就余树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世尊坐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彼有大木积洞燃俱炽耶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谓大木积洞燃俱炽，若抱、若坐、若卧；谓刹利女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年在盛时，沐浴香薰，著明净衣，华鬘、璎珞严饰其身，若抱、若坐、若卧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谓大木积洞燃俱炽，若抱、若坐、若卧，甚苦！世尊！谓刹利女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年在盛时，沐浴香薰，著明净衣，华鬘、璎珞严饰其身，若抱、若坐、若卧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抱木积洞燃俱炽，若坐、若卧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若抱刹利女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年在盛时，沐浴香薰，著明净衣，华鬘、璎珞严饰其身，若坐、若卧者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，断皮已断肉，断肉已断筋，断筋已断骨，断骨已至髓而住；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，按摩身体、肢节、手足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，断皮已断肉，断肉已断筋，断筋已断骨，断骨已至髓而住，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，按摩身体、肢节、手足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，断皮已断肉，断肉已断筋，断筋已断骨，断骨已至髓而住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，按摩身体、肢节、手足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；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、礼拜，恭敬将迎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，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、礼拜，恭敬将迎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、礼拜，恭敬将迎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，缠络其身；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衣服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缠络其身，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衣服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，缠络其身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衣服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便以铁丸洞燃俱炽，著其口中。彼热铁丸烧唇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龂，烧龂断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肠胃，烧肠胃已下过。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便以铁丸洞燃俱炽，著其口中。彼热铁丸烧唇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龂，烧龂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肠胃，烧肠胃已下过。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便以铁丸洞燃俱炽，著其口中。彼热铁丸烧唇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龂，烧龂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肠胃，烧肠胃已下过。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，强逼使人坐卧其上；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，强逼使人坐卧其上，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，强逼使人坐卧其上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

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有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，撮举人已，倒著釜中；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房舍，泥治垩洒，窗户牢密，炉火温暖，何者为乐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，撮举人已，倒著釜中，甚苦！世尊！若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房舍，泥治垩洒，窗户牢密，炉火温暖，甚乐！世尊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为汝说，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。汝欲成无上梵行者，宁令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，撮举人已，倒著釜中；彼虽因此受苦或死，然不以是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，生恶不善法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从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受信施房舍，泥治垩洒，窗户牢密，炉火温暖；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，受恶法报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故汝等当观自义、观彼义、观两义。当作是念‘我出家学，不虚不空，有果有报，有极安乐，生诸善处而得长寿，受人信施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令诸施主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光明’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说此法时，六十比丘漏尽结解，六十比丘舍戒还家。所以者何？世尊教诫甚深！甚难！学道亦复甚深！甚难！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 七法品善人往来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七善人所往至处及无余涅槃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为七？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如是行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

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如烧麸，才燃便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中般涅槃。是谓第一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上已即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中般涅槃。是谓第二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从上来还，未至地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中般涅槃。是谓第三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堕地而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生般涅槃。是谓第四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堕少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已便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行般涅槃。是谓第五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堕多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尽已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无行般涅槃。是谓第六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复次，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然未得证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铁洞燃俱炽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飞空，堕多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已便烧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旷野，烧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旷野已，或至道、至水、至平地灭；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少慢未尽，五下分结已断，得上流阿迦腻吒般涅槃。是谓第

七善人所往至处，世间谛如有。

“云何无余涅槃？比丘行当如是：我者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当来无我，亦无我所；已有便断，已断得舍，有乐不染，合会不著。行如是者，无上息迹慧之所见，而已得证，我说彼比丘不至东方，不至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便于现法中息迹灭度。

“我向所说，七善人所往至处及无余涅槃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世间福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舍弥，在瞿沙罗园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周那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；到已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可得施设世间福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可得，周那，有七世间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云何为七？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施比丘众房舍、堂阁。周那，是谓第一世间之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于房舍中施与床座、氍毹、毾㲪、毡褥、卧具。周那，是谓第二世间之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于房舍中施与一切新净妙衣。周那，是谓第三世间之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于房舍中常施于众朝粥、中食，又以园民供给使令，若风雨寒雪，躬往园所，增施供养。诸比丘众食已，不患风雨寒雪，沾渍衣服，昼夜安乐，禅寂思惟。周那，是谓第七世间之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周那，信族姓男、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间福者，若去若来，若立若坐，若眠若觉，若昼若夜，其福常生，转增转广。周那，譬如恒伽水，从源流出，入于大海，于其中间转深转广。周那，如是信族姓男、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间福者，若去若来，若立若坐，若眠若觉，若昼若夜，其福常生，转增转广。”

于是，尊者摩诃周那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长跪叉手白曰：“世尊，可得施设出世间福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可得，周那，更有七福出于世间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云何为七？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闻如来、如来弟子游于某处，闻已

欢喜，极怀踊跃。周那，是谓第一出世间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闻如来、如来弟子欲从彼至此，闻已欢喜，极怀踊跃。周那，是谓第二出世间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周那，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闻如来、如来弟子已从彼至此，闻已欢喜，极怀踊跃，以清净心躬往奉见，礼敬供养，既供养已，受三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而受禁戒。周那，是谓第七出世间福，得大福佑，得大果报，得大名誉，得大功德。

“周那，信族姓男、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间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间福者，其福不可数，有尔所福，尔所福果，尔所福报，唯不可限、不可量、不可得大福之数。周那，譬如从阎浮洲有五河流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流入大海，于其中间水不可数，有尔所升斛，唯不可限、不可量、不可得大水之数。周那，如是信族姓男、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间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间福者，其福不可数，有尔所福，尔所福果，尔所福报，唯不可限、不可量、不可得大福之数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颂曰：

“恒伽之河，清净易渡，

海多珍宝，众水中王。

犹若河水，世人敬奉，

诸川所归，引入大海。

如是人者，施衣、饮食，

床榻、茵褥，及诸坐具，

无量福报，将至妙处，

犹若河水，引入大海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摩诃周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七日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舍离，在柰氏树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所以者何？有时不雨，当不雨时，一切诸树、百谷、药木皆悉枯槁，摧碎灭尽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

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二日出世，二日出时，诸沟渠川流皆悉竭尽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三日出世，三日出时，诸大江河皆悉竭尽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四日出世，四日出时，诸大泉源从阎浮洲五河所出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彼大泉源皆悉竭尽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五日出世，五日出时，大海水减一百由延，转减乃至七百由延。五日出时，海水余有七百由延，转减乃至百由延。五日出时，大海水减一多罗树，转减乃至七多罗树。五日出时，海水余有七多罗树，转减乃至一多罗树。五日出时，海水减一人，转减乃至七人。五日出时，海水余有七人，转减乃至一人。五日出时，海水减至颈、至肩、至腰、至胯、至膝、至踝，有时海水消尽，不足没指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六日出世，六日出时，一切大地、须弥山王皆悉烟起，合为一烟。譬如陶师始爨灶时，皆悉烟起，合为一烟；如是六日出时，一切大地、须弥山王皆悉烟起，合为一烟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当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复次，有时七日出世，七日出时，一切大地、须弥山王洞燃俱炽，合为一焰。如是七日出时，一切大地、须弥山王洞燃俱炽，合为一焰，风吹火焰，乃至梵天。是时，晃昱诸天始生天者，不闻世间成败，不见世间成败，不知世间成败，见大火已，皆恐怖毛竖而作是念：‘火不来至此耶？火不来至此耶？’前生诸天闻世间成败，见世间成败，知世间成败，见大火已，慰劳诸天曰：‘莫得恐怖！火法齐彼，终不至此。’七日出时，须弥山王百由延崩散坏灭尽，二百由延、三百由延，乃至七百由延崩散坏灭尽。七日出时，须弥山王及此大地烧坏消灭，无余灾烬。如燃酥油，煎熬消尽，无余烟墨；如是七日出时，须弥山王及此大地无余灾烬。是故一切行无常，不久住法、速变易法、不可倚法；如是诸行不常乐著，当患厌之，当求舍离，当求解脱。

“我今为汝说须弥山王当崩坏尽，谁有能信？唯见谛者耳！我今为汝说大海水当竭消尽，谁有能信？唯见谛者耳！我今为汝说一切大地当烧燃尽，谁有能信？唯见谛者耳！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昔有大师名曰善眼，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，舍离欲爱，得如意足。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弟子，善眼大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。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终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焰摩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乐天，或生他化乐天。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彼修四梵室，舍离于欲，彼命终已，得生梵天。彼时善眼大师而作是念：‘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，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’彼时善眼大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善眼大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，得大果报。

“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昔善眼大师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，舍离欲爱，得如意足者，汝谓异人耶？莫作斯念！当知即是我也。我于尔时名善眼大师，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，舍离欲爱，得如意足。我于尔时有无量百千弟子，我于尔时为诸弟子说梵世法。我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终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焰摩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乐天，或生他化乐天。我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，修四梵室，舍离于欲，彼命终已，得生梵天。我于尔时而作是念：‘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，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’我于后时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我于尔时及诸弟子学道不虚，得大果报。

“我于尔时亲行斯道，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尔时说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净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讫。尔时不离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啼哭、忧戚，亦未能得脱一切苦。

“比丘，我今出世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我今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我今说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，究竟梵行，究竟梵行讫。我今已离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啼哭、忧戚，我今已得脱一切苦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七车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精舍，与大比丘众共受夏坐。尊者满慈子亦于生地受夏坐。是时，生地诸比丘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从生地

出，向王舍城，展转进前，至王舍城，住王舍城竹林精舍。

是时，生地诸比丘诣世尊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诸比丘，从何所来？何处夏坐？”

生地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从生地来，于生地夏坐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于彼生地诸比丘中，何等比丘为诸比丘所共称誉？自少欲、知足，称说少欲、知足；自闲居，称说闲居；自精进，称说精进；自正念，称说正念；自一心，称说一心；自智慧，称说智慧；自漏尽，称说漏尽；自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，称说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”

生地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尊者满慈子于彼生地，为诸比丘所共称誉：‘自少欲、知足，称说少欲、知足；自闲居，称说闲居；自精进，称说精进；自正念，称说正念；自一心，称说一心；自智慧，称说智慧；自漏尽，称说漏尽；自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，称说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’”

是时，尊者舍梨子在众中坐，尊者舍梨子作如是念：“世尊如事问彼生地诸比丘辈，生地诸比丘极大称誉贤者满慈子：‘自少欲、知足，称说少欲、知足，自闲居，称说闲居；自精进，称说精进；自正念，称说正念；自一心，称说一心；自智慧，称说智慧；自漏尽，称说漏尽；自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，称说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’”

尊者舍梨子复作是念：“何时当得与贤者满慈子共聚集会，问其少义？彼或能听我之所问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于王舍城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从王舍城出，向舍卫国，展转进前，至舍卫国，即住胜林给孤独园。尊者舍梨子与生地诸比丘于王舍城共住少日，摄衣持钵，向舍卫国，展转进前，至舍卫国，共住胜林给孤独园。

是时，尊者满慈子于生地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从生地出，向舍卫国，展转进前，至舍卫国，亦住胜林给孤独园。尊者满慈子诣世尊所，稽首作礼，于如来前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时，尊者舍梨子问余比丘：“诸贤，何者是贤者满慈子耶？”

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：“唯然，尊者在如来前坐，白皙隆鼻，如鹦鹉嘴，即其人也。”

时，尊者舍梨子知满慈子色貌已，则善记念。

尊者满慈子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国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还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至安陀林经行之处。尊者舍梨子亦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国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还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至安陀林经行之处。

时，尊者满慈子到安陀林，于一树下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，离满慈子不远，于一树下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尊者满慈子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则问尊者满慈子曰：“贤者，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云何，贤者，以戒净故，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以心净故、以见净故、以疑盖净故、以道非道知见净故、以道迹知见净故、以道迹断智净故，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又复问曰：“我向问贤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则言如是。今问贤者以戒净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便言不也。以心净故、以见净故、以疑盖净故、以道非道知见净故、以道迹知见净故、以道迹断智净故，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便言不也。然以何义，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？”

答曰：“贤者，以无余涅槃故。”

又复问曰：“云何，贤者，以戒净故，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以心净故、以见净故、以疑盖净故、以道非道知见净故、以道迹知见净故、以道迹断智净故，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又复问曰：“我向问仁，云何贤者以戒净故，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？贤者言不。以心净故、以见净故、以疑盖净故、以道非道知见净故、以道迹知见净故、以道迹断智净故，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？贤者言不。贤者所说为是何义？云何得知？”

答曰：“贤者，若以戒净故，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者，则以有余称说无余。以心净故、以见净故、以疑盖净故、以道非道知见净故、以道迹知见净故、以道迹断智净故，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者，则以有余称说无余。贤者，若离此法，世尊施设无余涅槃者，则凡夫亦当般涅槃，以凡夫亦离此法故。贤者，但以戒净故，得心净；以心净故，得见净；以见净故，得疑盖净；以疑盖净故，得道非道知见净；以道非道知见净故，得道迹知见净；以道迹知见净故，得道迹断智净；以道迹断智净故，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也。

“贤者，复听！昔拘萨罗王波斯匿在舍卫国，于婆鸡帝有事，彼作是念：‘以何方便，令一日行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从舍卫国至婆鸡帝，于其中间布置七车。’尔时，即从舍卫国至婆鸡帝，于其中间布置七车。布七车已，从舍卫国出，至初车，乘初车；至第二车，舍初车，乘第二车；至第三车，舍第二车，乘第三车；至第四车，舍第三车，乘第四车；至第五车，舍第四车，乘第五车；至第六车，舍第五车，乘第六车；至第七车，舍第六车，乘第七车，于一日中至婆鸡帝。

“彼于婆鸡帝办其事已，大臣围绕，坐王正殿，群臣白曰：‘云何，天王，以一日行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？’王曰：‘如是。’‘云何，天王乘第一车，一日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？’王曰：‘不也。’‘乘第二车，乘第三车，至第七车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？’王曰：‘不也。’

“云何，贤者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群臣复问，当云何说？王答群臣：‘我在舍卫国，于婆鸡帝有事，我作是念：“以何方便，令一日行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？”我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宁可从舍卫国至婆鸡帝，于其中间布置七车。”我时即从舍卫国至婆鸡帝，于其中间布置七车。布七车已，从舍卫国出，至初车，乘初车；至第二车，舍初车，乘第二车；至第三车，舍第二车，乘第三车；至第四车，舍第三车，乘第四车；至第五车，舍第四车，乘第五车；至第六车，舍第五车，乘第六车；至第七车，舍第六车，乘第七车，于一日中至婆鸡帝。’

“如是，贤者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答对群臣所问如是。如是，贤者，以戒净故，得心净；以心净故，得见净；以见净故，得疑盖净；以疑盖净故，得道非道知见净；以道非道知见净故，得道迹知见净；以道迹知见净故，得道迹断智净；以道迹断智净故，世尊施设无余涅槃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问尊者满慈子：“贤者名何等？诸梵行人云何称贤者耶？”

尊者满慈子答曰：“贤者，我号满也，我母名慈，故诸梵行人称我为满慈子。”

尊者舍梨子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满慈子，为如来弟子，所作智辩聪明决定，安隐无畏，成就调御，逮大辩才，得甘露幢，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，以问贤者甚深义尽能报故。贤者满慈子，诸梵行人为得大利，得值贤者满慈子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；我今亦得大利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。诸梵行人应当縿衣顶上戴贤者满慈子，为得大利；我今亦得大利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。”

尊者满慈子问尊者舍梨子：“贤者名何等？诸梵行人云何称贤者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贤者，我字优波鞮舍，我母名舍梨，故诸梵行人称我为舍梨子。”

尊者满慈子叹曰：“我今与世尊弟子共论而不知，第二尊共论而不知，法将共论而不知，转法轮复转弟子共论而不知。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，不能答一句，况复尔所深论？善哉！善哉！尊者舍梨子，为如来弟子，所作智辩聪明决定，安隐无畏，成就调御，逮大辩才，得甘露幢，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，以尊者甚深甚深问故。尊者舍梨子，诸梵行人为得大利，得值尊者舍梨子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；我今亦得大利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。诸梵行人应当縿衣顶上戴尊者舍梨子，为得大利；我今亦得大利，随时往见，随时礼拜。”

如是二贤更相称说，更相赞善已，欢喜奉行，即从座起，各还所止。

七法品漏尽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以知、以见故诸漏得尽，非不知、非不见也。云何以知、以见故诸漏得尽耶？有正思惟、不正思惟。若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。若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。

“然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，不值真知识，不知圣法，不调御圣法，不知如真法。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。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。不知如真法故，不应念法而念，应念法而不念。以不应念法而念，应念法而不念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。

“多闻圣弟子得闻正法，值真知识，调御圣法，知如真法。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广。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。知如真法已，不应念法不念，应念

法便念。以不应念法不念，应念法便念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；未生有漏、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灭也。

“有七断漏、烦恼、忧戚法。云何为七？有漏从见断，有漏从护断，有漏从离断，有漏从用断，有漏从忍断，有漏从除断，有漏从思惟断。

“云何有漏从见断耶？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，不值真知识，不知圣法，不调御圣法，不知如真法，不正思惟故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有过去世？我无过去世？我何因过去世？我云何过去世耶？我有未来世？我无未来世？我何因未来世？我云何未来世耶？’自疑己身何谓是？云何是耶？‘今此众生从何所来？当至何所？本何因有？当何因有？’彼作如是不正思惟，于六见中随其见生而生真有神，此见生而生真无神，此见生而生神见神，此见生而生神见非神，此见生而生非神见神，此见生而生此是神，能语、能知、能作、能教、能起、教起，生彼彼处，受善恶报；定无所从来，定不有、定不当有。是谓见之弊，为见所动，见结所系，凡夫愚人以是之故，便受生、老、病、死苦也。

“多闻圣弟子得闻正法，值真知识，调御圣法，知如真法，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；如是知如真已，则三结尽，身见、戒取、疑三结尽已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；天上人间七往来已，便得苦际。若不知见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知见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见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护断耶？比丘，眼见色，护眼根者，以正思惟不净观也；不护眼根者，不正思惟以净观也。若不护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护则不生烦恼、忧戚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护意根者，以正思惟不净观也；不护意根者，不正思惟以净观也。若不护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护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护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离断耶？比丘，见恶象则当远离，恶马、恶牛、恶狗、毒蛇、恶道、沟坑、屏厕、江河、深泉、山岩、恶知识、恶朋友、恶异道、恶闾里、恶居止，若诸梵行与其同处，人无疑者而使有疑，比丘者应当离。恶知识、恶朋友、恶异道、恶闾里、恶居止，若诸梵行与其同处，人无疑者而使有疑，尽当远离。若不离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离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离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用断耶？比丘，若用衣服，非为利故，非以贡高故，非为严饰故；但为蚊虻、风雨、寒热故，以惭愧故也。若用饮食，非为利故，非以贡高故，非为肥悦故；但为令身久住，除烦恼、忧戚故，以行梵行故，欲令故病断，新病不生故，久住安隐无病故也。若用居止房舍、床褥、卧具，非为利故，非以贡高故，非为严饰故；但为疲倦得止息故，得静坐故也。若用汤药，非为利故，非以贡高故，非为肥悦故；但为除病

恼故，摄御命根故，安隐无病故。若不用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用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用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忍断耶？比丘，精进断恶不善，修善法故，常有起想，专心精勤，身体、皮肉、筋骨、血髓皆令干竭，不舍精进，要得所求，乃舍精进。比丘，复当堪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蝇蚤虱，风日所逼，恶声捶杖，亦能忍之。身遇诸病，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，皆能堪忍。若不忍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忍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忍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除断耶？比丘，生欲念不除断舍离，生恚念、害念不除断舍离。若不除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除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除断也。

“云何有漏从思惟断耶？比丘，思惟初念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于灭尽，趣至出要；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，思惟第七舍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于灭尽，趣至出要。若不思惟者，则生烦恼、忧戚；思惟则不生烦恼、忧戚，是谓有漏从思惟断也。

“若使比丘有漏从见断则以见断，有漏从护断则以护断，有漏从离断则以离断，有漏从用断则以用断，有漏从忍断则以忍断，有漏从除断则以除断，有漏从思惟断则以思惟断，是谓比丘一切漏尽诸结已解，能以正智而得苦际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法品第一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三 业相应品第二（有十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盐喻、恕破、度，罗云、思、伽蓝，

伽弥尼、师子，尼乾、波罗牢。

业相应品盐喻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，如是，不行梵行不得尽苦。若作是说，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，如是，修行梵行便得尽苦。所以者何？若使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犹如有人以一两盐投少水中，欲令水咸不可得饮。于意云何？此一两盐能令少水咸叵饮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盐多水少，是故能令咸不可饮。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

“复次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犹如有人以一两盐投恒水中，欲令水咸不可得饮。于意云何？此一两盐能令恒水咸叵饮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恒水甚多，一两盐少，是故不能令咸叵饮。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

“复次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犹如有人夺取他羊。云何有人夺取他羊？谓夺羊者，或王、王臣，极有威势；彼羊主者，贫贱无力，彼以无力故便种种承望，叉手求索而作是说：‘尊者，可见还羊，若见与值！’是谓有人夺取他羊。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

“复次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犹如有人虽窃他羊，主还夺取。云何有人虽窃他羊，主还夺取？谓窃羊者贫贱无势，彼羊主者或王、王臣，极有威力，以有力故收缚窃者，还夺取羊，是谓有人虽窃他羊，主还夺取。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

“复次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犹如有人负他五钱，为主所缚，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。云何有人负他五钱，为主所缚，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？谓负债人贫无力势，彼贫无力故，负他五钱，为主所缚，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，是谓有人负他五钱，为主所缚，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。

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？谓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寿命甚短，是谓有一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地狱之报。

“复次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犹如有人虽负百钱，不为主所缚，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。云何有人虽负百钱，不为主所缚，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？谓负债人产业无量，极有势力，彼以是故，虽负百钱，不为主所缚，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，是谓有人虽负百钱，不为主所缚，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。如是，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。云何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？谓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寿命极长，是谓有人作不善业，必受苦果现法之报；彼于现法设受善恶业报而轻微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和破经第二（和乎遏切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迦维罗卫，在尼拘类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与比丘众俱，于中食后有所为故，集坐讲堂。是时，尼乾有弟子，释种，名曰恕破，中后彷徉至尊者大目揵连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问如此事：“于恕破意云何？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护，汝颇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，令至后世耶？”

恕破答曰：“大目揵连，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护，我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。大目揵连，若有前世行不善行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。”

后时，世尊静处宴坐，以净天耳出过于人，闻尊者大目揵连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如是。世尊闻已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讲堂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。

世尊坐已，问曰：“目揵连，向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何事？复以何事集坐讲堂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日与比丘众俱，于中食后有所为故，集坐讲堂。此尼乾弟子释恕破中后彷徉来至我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我问如是：‘于恕破意云何？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护，汝颇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耶？’尼乾弟子释恕破即答我言：‘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护，我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。大目揵连，若有前世行不善行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。’世尊，向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如是

，以此事故，集坐讲堂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语尼乾弟子释恕破曰：“若我所说是者，汝当言是；若不是者，当言不是。汝有所疑，便可问我：‘沙门瞿昙，此有何事？此有何义？’随我所说，汝若能受者，我可与汝共论此事。”

恕破答曰：“沙门瞿昙，若所说是，我当言是；若不是者，当言不是。我若有疑，当问瞿昙：‘瞿昙，此有何事？此有何义？’随沙门瞿昙所说，我则受持，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于恕破意云何？若有比丘生不善身行、漏、烦热、忧戚，彼于后时不善身行灭，不更造新业，弃舍故业，即于现世便得究竟而无烦热，常住不变，谓圣慧所见、圣慧所知也。身生不善、口行不善、意行不善无明行、漏、烦热、忧戚，彼于后时不善无明行灭，不更造新业，弃舍故业，即于现世便得究竟而无烦热，常住不变，谓圣慧所见、圣慧所知。云何，恕破，如是比丘身、口、意护，汝颇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耶？”

恕破答曰：“瞿昙，若有比丘如是身、口、意护，我不见是处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恕破。云何，恕破？若有比丘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；彼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，生后身觉便知生后身觉，生后命觉便知生后命觉，身坏命终，寿已毕讫，即于现世一切所觉便尽止息，当知至竟冷。犹如，恕破，因树有影，若使有人持利斧来斫彼树根，段段斩截，破为十分，或为百分，火烧成灰，或大风吹，或著水中。于恕破意云何？影因树有，彼影从是已绝其因，灭不生耶？”

恕破答曰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“恕破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；彼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，生后身觉便知生后身觉，生后命觉便知生后命觉，身坏命终，寿已毕讫，即于现世一切所觉便尽止息，当知至竟冷。恕破，比丘如是正心解脱，便得六善住处。云何为六？恕破，比丘眼见色，不喜不忧，舍求无为，正念正智。恕破，比丘如是正心解脱，是谓得第一善住处。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不喜不忧，舍求无为，正念正智。恕破，比丘如是正心解脱，是谓得第六善住处。恕破，比丘如是正心解脱，得此六善住处。”

恕破白曰：“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，得六善住处。云何为六？瞿昙，多闻圣弟子眼见色，不喜不忧，舍求无为，正念正智。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，是谓得第一善住处。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不喜不忧，舍求无为，正

念正智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，是谓得第六善住处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，得此六善住处。”

于是，恕破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我已知。善逝，我已解。瞿昙，犹明目人，覆者仰之，覆者发之；迷者示道，暗中施明，若有眼者便见于色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为我无量方便说法现义，随其诸道。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

“世尊，犹如有人养不良马，望得其利，徒自疲劳而不获利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彼愚痴尼乾不善晓了，不能解知，不识良田而不自审，长夜奉敬供养礼事，望得其利，唐苦无益。世尊，我今再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

“世尊，我本无知，于愚痴尼乾有信有敬，从今日断。所以者何？欺诳我故。世尊，我今三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释恕破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度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度处异姓、异名、异宗、异说，谓有慧者善受、极持而为他说，然不获利。云何为三？或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。复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。复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。

“于中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者，我便往彼，到已即问：‘诸贤，实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耶？’彼答言：‘尔。’我复语彼：‘若如是者，诸贤等皆是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。如是，诸贤皆是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。诸贤，若一切皆因宿命造，见如真者，于内因内，作以不作，都无欲、无方便。诸贤，若于作以不作，不知如真者，便失正念，无正智，则无可以教。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，乃可以理伏彼沙门、梵志。

“于中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，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者，我便往彼，到已即问：‘诸贤，实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耶？’彼答言：‘尔。’我复语彼：‘若如是者，诸贤等皆是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因尊佑造故。如

是，诸贤皆是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因尊佑造故。诸贤，若一切皆因尊佑造，见如真者，于内因内，作以不作，都无欲、无方便。诸贤，若于作以不作，不知如真者，便失正念，无正智，则无可以教。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，乃可以理伏彼沙门、梵志。

“于中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者，我便往彼，到已即问：‘诸贤，实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耶？’彼答言：‘尔。’我复语彼：‘若如是者，诸贤等皆是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无因无缘故。如是，诸贤皆是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其一切皆无因无缘故。诸贤，若一切皆无因无缘，见如真者，于内因内，作以不作，都无欲、无方便。诸贤，若于作以不作，不知如真者，便失正念，无正智，则无可以教。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，乃可以理伏彼沙门、梵志。

“我所自知、自觉法，为汝说者，若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皆无能伏，皆无能秽，皆无能制。云何我所自知、自觉法为汝说，非为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所能伏、所能秽、所能制？谓有六处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，非为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所能伏、所能秽、所能制。复有六界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，非为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所能伏、所能秽、所能制。

“云何六处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？谓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，是谓六处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也。云何六界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？谓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是谓六界法，我所自知、自觉为汝说也。

“以六界合故，便生母胎，因六界便有六处，因六处便有更乐，因更乐便有觉。比丘，若有觉者便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苦如真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阴苦，是谓知苦如真。云何知苦习如真？谓此爱受当来有乐欲，共俱求彼彼有，是谓知苦集如真。云何知苦灭如真？谓此爱受当来有乐欲，共俱求彼彼有断无余，舍、吐尽、无欲、灭、止、没，是谓知苦灭如真。云何知苦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——正见乃至正定，是为八，是谓知苦灭道如真。比丘，当知苦如真，当断苦集，当苦灭作证，当修苦灭道。若比丘知苦如真，断苦集，苦灭作证，修苦灭道者，是谓比丘一切漏尽，诸结已解，能以正智而得苦际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罗云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云亦游王舍城温泉林中。于是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而行乞食；乞食已竟，至温泉林罗云住处。尊者罗云遥见佛来，即便往迎，取佛衣钵，为敷坐具，汲水洗足。佛洗足已，坐罗云座。

于是，世尊即取水器，泻留少水已，问曰：“罗云，汝今见我取此水器，泻留少水耶？”

罗云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我说彼道少，亦复如是，谓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无惭无愧。罗云，彼亦无恶不作。是故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，不得戏笑妄言。”

世尊复取此水器，尽泻弃已，问曰：“罗云，汝复见我取少水器，尽泻弃耶？”

罗云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我说彼道尽弃，亦复如是，谓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无惭无愧。罗云，彼亦无恶不作。是故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，不得戏笑妄言。”

世尊复取此空水器，覆著地已，问曰：“罗云，汝复见我取空水器，覆著地耶？”

罗云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我说彼道覆，亦复如是，谓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无渐无愧。罗云，彼亦无恶不作。是故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，不得戏笑妄言。”

世尊复取此覆水器，发令仰已，问曰：“罗云，汝复见我取覆水器，发令仰耶？”

罗云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我说彼道仰，亦复如是，谓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不惭不愧。罗云，彼亦无恶不作。是故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，不得戏笑妄言。

“罗云，犹如王有大象，入阵斗时，用前脚、后脚、尾、骼、脊、胁、项、额、耳、牙，一切皆用，唯护于鼻。象师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王大象犹故惜命。所以者何？此王大象入阵斗时，用前脚、后脚、尾、骼、脊、胁、项、额、耳、牙，一切皆用，唯护于鼻。’罗云，若王大象入阵斗时，用前脚、后脚、尾、骼、脊、胁、项、额、耳、牙、鼻，一切尽用。象师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王大象不复惜命。所以者何？此王大象入阵斗时，用前脚、后脚、尾、骼、脊、胁、项、额、耳、牙、鼻，一切尽用。’罗云，若王大象入阵斗时，用前脚、后脚、尾、骼、脊、胁、项、额、耳、牙、鼻，一切尽

用。罗云，我说此王大象入阵斗时，无恶不作。如是，罗云，谓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无惭无愧。罗云，我说彼亦无恶不作。是故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，不得戏笑妄言。”

于是，世尊即说颂曰：

“人犯一法，谓妄言是，

不畏后世，无恶不作。

宁啖铁丸，其热如火，

不以犯戒，受世信施。

若畏于苦，不爱念者，

于隐显处，莫作恶业。

若不善业，已作今作，

终不得脱，亦无避处。”

佛说颂已，复问罗云：“于意云何？人用镜为？”

尊者罗云答曰：“世尊，欲观其面，见净不净。”

“如是，罗云，若汝将作身业，即观彼身业：‘我将作身业，彼身业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为？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将作身业，彼身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舍彼将作身业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将作身业，彼身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受彼将作身业。

“罗云，若汝现作身业，即观此身业：‘若我现作身业，此身业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为？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现作身业，此身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舍此现作身业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现作身业，此身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受此现作身业。

“罗云，若汝已作身业，即观彼身业：‘若我已作身业，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，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？或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已作身业，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，彼身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诣善知识、梵行人所，彼已作身业，至心发露，应悔过说，慎莫覆藏，更善持护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我已作身业，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，彼身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昼夜欢喜，住正念正智，口业亦复如是。

“罗云，因过去行故，已生意业，即观彼意业：‘若因过去行故，已生意业，彼意业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为？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过去行故，已生意业，彼意业已过去灭尽变易，彼意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舍彼过去意业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过去行故，已生意业，已过去灭尽变易，彼意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受彼过去意业。

“罗云，因未来行故，当生意业，即观彼意业：‘若因未来行故，当生意业，彼意业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为？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未来行故，当生意业，彼意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舍彼未来意业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未来行故，当生意业，彼意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受彼未来意业。

“罗云，因现在行故，现生意业，即观此意业：‘若因现在行故，现生意业，此意业为净？为不净？为自为？为他？’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现在行故，现生意业，此意业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’罗云，汝当舍此现在意业。罗云，若观时则知：‘因现在行故，现生意业，此意业不净，或自为，或为他，善与乐果受于乐报。’罗云，汝当受此现在意业。

“罗云，若有过去沙门、梵志，身、口、意业，已观而观，已净而净；彼一切即此身、口、意业，已观而观，已净而净。罗云，若有未来沙门、梵志、身、口、意业，当观而观，当净而净；彼一切即此身、口、意业，当观而观，当净而净。罗云，若有现在沙门、梵志，身、口、意业，现观而观，现净而净；彼一切即此身、口、意业，现观而观，现净而净。罗云，汝当如是学：‘我亦即此身、口、意业，现观而观，现净而净。’”

于是，世尊复说颂曰：

“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罗云，

善、不善法，汝应常观。

知已妄言，罗云莫说，

秃从他活，何可妄言？

覆沙门法，空无真实，

谓说妄言，不护其口。

故不妄言，正觉之子，

是沙门法，罗云当学。

方方丰乐，安隐无怖，

罗云至彼，莫为害他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罗云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思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故作业，我说彼必受其报，或现世受，或后世受。若不故作业，我说此不必受报。于中，身故作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口有四业，意有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

“云何身故作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？一曰、杀生，极恶饮血，其欲伤害，不慈众生，乃至昆虫！二曰、不与取，著他财物，以偷意取。三曰、邪淫，彼或有父所护，或母所护，或父母所护，或姊妹所护，或兄弟所护，或妇父母所护，或亲亲所护，或同姓所护，或为他妇女，有鞭罚恐怖，及有名假赁至华鬘，亲犯如此女。是谓身故作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

“云何口故作四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？一曰、妄言，彼或在众，或在眷属，或在王家，若呼彼问，汝知便说；彼不知言知，知言不知；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；为己为他，或为财物，知已妄言。二曰、两舌，欲离别他，闻此语彼，欲破坏此；闻彼语此，欲破坏彼；合者欲离，离者复离，而作群党，乐于群党，称说群党。三曰、粗言，彼若有言，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说如是言。四曰、绮语，彼非时说，不真实说，无义说，非法说，不止息说；又复称叹不止息事，违背于时而不善教，亦不善诃。是谓口故作四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

“云何意故作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？一曰、贪伺，见他财物诸生具，常伺求望，欲令我得。二曰、嫉恚，意怀憎嫉而作是念：‘彼众生者，应杀、应缚、应收、应免、应逐摈出。’其欲令彼受无量苦。三曰、邪见，所见颠倒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施、无斋，无有咒说；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；无此世彼世；无父无母；世无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是谓意故作三业，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。

“多闻圣弟子舍身不善业，修身善业；舍口、意不善业，修口、意善业。彼多闻圣弟子如是具足精进戒德，成就身净业，成就口、意净业，离恚离诤，除去睡眠，无掉、

贡高，断疑、度慢，正念正智，无有愚痴，彼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我本此心少不善修，我今此心无量善修。’多闻圣弟子其心如是无量善修，若本因恶知识，为放逸行，作不善业，彼不能将去，不能秽污，不复相随。若有幼少童男、童女，生便能行慈心解脱者，而于后时，彼身、口、意宁可复作不善业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自不作恶业，恶业何由生？是以男女在家、出家，常当勤修慈心解脱。若彼男女在家、出家修慈心解脱者，不持此身往至彼世，但随心去此。比丘应作是念：‘我本放逸，作不善业，是一切今可受报，终不后世。’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脱无量善修者，必得阿那含，或复上得。如是，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我本此心少不善修，我今此心无量善修。’多闻圣弟子其心如是无量善修，若本因恶知识，为放逸行，作不善业，彼不能将去，不能秽污，不复相随。若有幼少童男、童女，生便能行舍心解脱者，而于后时，彼身、口、意宁可复作不善业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自不作恶业，恶业何由生？是以男女在家、出家，常当勤修舍心解脱。若彼男女在家、出家，修舍心解脱者，不持此身往至彼世，但随心去此。比丘应作是念：‘我本放逸，作不善业，是一切今可受报，终不后世。’若有如是行舍心解脱无量善修者，必得阿那含，或复上得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伽蓝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伽蓝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至羁舍子，住羁舍子村北尸摄恕林中。

尔时，羁舍子伽蓝人闻：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出家学道，游伽蓝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来至此羁舍子，住羁舍子村北尸摄恕林中。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若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若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尊重礼拜，供养承事者，快得善利！“我等应共往见沙门瞿昙，礼

事供养。”

羼舍子伽蓝人闻已，各与等类眷属相随从羼舍子出，北行至尸恕林，欲见世尊礼事供养。往诣佛已，彼伽蓝人或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；或问讯佛，却坐一面；或叉手向佛，却坐一面；或遥见佛已，默然而坐。彼时，伽蓝人各坐已定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时，伽蓝人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各从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有一沙门梵志来诣伽蓝，但自称叹己所知见，而呰毁他所知所见。瞿昙，复有一沙门梵志来诣伽蓝，亦自称叹已所知见，而呰毁他所知所见。瞿昙，我等闻已，便生疑惑：此沙门梵志何者为实？何者为虚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蓝，汝等莫生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因有疑惑，便生犹豫。伽蓝，汝等自无净智，为有后世？为无后世？伽蓝，汝等亦无净智，所作有罪？所作无罪？伽蓝，当知诸业有三，因习本有。云何为三？伽蓝，谓贪是诸业，因习本有。伽蓝，恚及痴是诸业，因习本有。伽蓝，贪者为贪所覆，心无厌足，或杀生，或不与取，或行邪淫，或知已妄言，或复饮酒。伽蓝，恚者为恚所覆，心无厌足，或杀生，或不与取，或行邪淫，或知已妄言，或复饮酒。伽蓝，痴者为痴所覆，心无厌足，或杀生，或不与取，或行邪淫，或知已妄言，或复饮酒。

“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杀生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不与取，断不与取，与之乃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欢喜无悋，不望其报，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非梵行，断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净无秽，离欲断淫，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

“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妄言，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彼于妄言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两舌，断两舌，行不两舌，不破坏他，不闻此语彼，欲破坏此；不闻彼语此，欲破坏彼；离者欲合，合者欢喜，不作群党，不乐群党，不称群党，彼于两舌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粗言，断粗言，若有所言，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断如是言；若有所说，清和柔润，顺耳人心，可喜可爱，使他安乐，言声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他得定，说如是言，彼于粗言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绮语，断绮语，时说、真说、实说、法说、义说、止息说，乐止息说，事顺时得宜，善教善诃；彼于绮语净除其心。

“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贪伺，断贪伺，心不怀诤，见他财物诸生活具，不起贪伺，欲令我得，彼于贪伺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恚断恚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嫉恚净除其心。伽蓝，多闻圣弟子离邪见，断邪见，行于正见而不颠倒，如是见，如是说：‘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彼于邪见净除其心。

“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成就身净业，成就口、意净业，离恚离诤，除去睡眠，无掉、贡高，断疑、度慢，正念正智，无有愚痴。彼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，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便得四安隐住处。云何为四？有此世彼世，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，我得此正见相应业，受持具足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乃生天上。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一安隐住处。复次，伽蓝，无此世彼世，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，如是我于现法中，非以此故为他所毁，但为正智所称誉，精进人、正见人说其有。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二安隐住处。复次，伽蓝，若有所作，必不作恶，我不念恶。所以者何？自不作恶，苦何由生？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三安隐住处。复次，伽蓝，若有所作，必不作恶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，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四安隐住处。如是，伽蓝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四安隐住处。”

伽蓝白世尊曰：“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得四安隐住处。云何为四？有此世彼世，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，我得此正见相应业，受持具足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乃至天上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一安隐住处。复次，瞿昙，若无此世彼世，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，我于现法中，非以此故为他所毁，但为正智所称誉，精进人、正见人说其有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二安隐住处。复次，瞿昙，若有所作，必不作恶，我不念恶。所以者何？自不作恶，苦何由生？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三安隐住处。复次，瞿昙，若有所作，必不作恶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，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

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第四安隐住处。如是，瞿昙，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是谓得四安隐住处。瞿昙，我已知。善逝，我已解。世尊，我等尽寿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等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一切伽蓝人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伽弥尼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那难陀国，在墙村柰林。

尔时，阿私罗天子名伽弥尼，色像巍巍，光耀晖晔，夜将向旦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阿私罗天子伽弥尼白曰：“世尊，梵志自高，事若干天，若众生命终者，彼能令自在往来善处，生于天上？世尊为法主，惟愿世尊使众生命终得至善处，生于天中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弥尼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若邑中或有男女，懈不精进，而行恶法，成十种不善业道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。彼命终时，若众人来，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作如是语：‘汝等男女，懈不精进，而行恶法，成就十种不善业道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。汝等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乃生天上。’如是，伽弥尼，彼男女等，懈不精进，而行恶法，成就十种不善业道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得至善处，生天上耶？”

伽弥尼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伽弥尼。所以者何？彼男女等，懈不精进，而行恶法，成就十种不善业道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若为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得至善处，乃生天上者，是处不然。伽弥尼，犹去村不远有深水渊，于彼有人以大重石掷著水中，若众人来，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作如是语：‘愿石浮出！愿石浮出！’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此大重石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而当出耶？”

伽弥尼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伽弥尼，彼男女等，懈不精进，而行恶法，成就十种不善业道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若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得至善处，生天上者，是处不然。所以者何？谓此十种不善业道，黑有黑报，自然趣下，必至恶处。

“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若邑中或有男女，精进勤修，而行妙法，成十善业道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，断邪见，得正见。彼命终时，若众人来，各叉手称叹求索，作如是语：‘汝男女等，精进勤修，而行妙法，成十善业道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，断邪见，得正见。汝等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当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’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彼男女等，精进勤修，而行妙法，成十善业道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，断邪见，得正见，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得至恶处，生地狱中耶？”

伽弥尼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伽弥尼。所以者何？伽弥尼，彼男女等，精进勤修，而行妙法，成十善业道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，断邪见，得正见，若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得生恶处，生地狱中者，是处不然。所以者何？伽弥尼，谓此十善业道，白有白报，自然升上，必至善处。伽弥尼，犹去村不远有深水渊，于彼有人以酥油瓶投水而破，滓瓦沉下，酥油浮上。

“如是，伽弥尼，彼男女等，精进勤修，而行妙法，成十善业道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，断邪见，正见。彼命终时，谓身粗色四大之种从父母生，衣食长养，坐卧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破坏法，是灭尽法，离散之法。彼命终后，或乌鸟啄，或虎狼食，或烧或埋，尽为粉尘。彼心、意、识常为信所熏，为精进、多闻、布施、智慧所熏，彼因此缘此，自然升上，生于善处。伽弥尼，彼杀生者，离杀、断杀，园观之道、升进之道、善处之道。伽弥尼，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者，离邪见，得正见，园观之道、升进之道、善处之道。伽弥尼，复有园观之道、升进之道、善处之道。伽弥尼，云何复有园观之道、升进之道、善处之道？谓八支圣道——正见乃至正定，是为八。伽弥尼，是谓复有园观之道、升进之道、善处之道。”

佛说如是，伽弥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 业相应品师子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舍离，在猕猴水边高楼台观。

尔时，众多鞞舍离丽掣集在听堂，数称叹佛，数称叹法及比丘众。彼时，尼乾弟子师子大臣亦在众中。

是时，师子大臣欲往见佛，供养礼事，师子大臣则先往诣诸尼乾所，白尼乾曰：“诸尊，我欲往见沙门瞿昙。”

彼时，尼乾诃师子曰：“汝莫欲见沙门瞿昙。所以者何？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师子，若见宗本不可作则不吉利，供养礼事亦不吉利。”

彼众多鞞舍离丽掣再三集在听堂，数称叹佛，数称叹法及比丘众。彼时，尼乾弟子师子大臣亦再三在彼众中。时，师子大臣亦复再三欲往见佛，供养礼事。

师子大臣便不辞尼乾，即往诣佛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而作是语：“我闻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瞿昙，若如是说：‘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’彼不谤毁沙门瞿昙耶？彼说真实耶？彼说是法耶？彼说法如法耶？于如法无过、无难诘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师子，若如是说：‘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’彼不谤毁沙门瞿昙，彼说真实，彼说是法，彼说如法，于法无过，亦无难诘。所以者何？师子，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可作，亦为人说可作之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断灭，亦为人说断灭之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可恶，亦为人可憎恶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法、律，亦为人说法、律之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苦行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，亦为人说不入胎法。师子，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安隐，亦为人说安隐之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？师子，我说身恶行不可作，口、意恶行亦不可作。师子，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，为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师子，我说此法尽不可作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，亦为人说不可作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可作，亦为人说可作之法？师子，我说身妙行可作，口、意妙行亦可作。师子，若如是比无量善法与乐果，受于乐报，生于善处而得长寿。师子，我说此法尽应可作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可作，亦为人说可作之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断灭，亦为人说断灭之法？师子，我身恶行应断灭，口、意恶行亦应断灭。师子，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，为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师子，我说此法尽应断灭。师子，是谓

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断灭，亦为人说断灭之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不本可恶，亦为人说可憎恶法？师子，我说身恶行可憎恶，口、意恶行亦可憎恶。师子，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，为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师子，我说此法尽可憎恶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可恶，亦为人说可憎恶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法、律，亦为人说法、律之法？师子，我为断贪淫故而说法、律，断瞋恚、愚痴故而说法、律。师子，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，为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师子，我为断彼故而说法、律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法、律，亦为人说法、律之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苦行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？师子，或有沙门、梵志裸形无衣，或以手为衣，或以叶为衣，或以珠为衣；或不以瓶取水，或不以魁取水，不食刀杖劫抄之食，不食欺妄食；不自往，不遣信，不来尊，不善尊，不住尊；若有二人食，不中食；不怀妊家食，不畜狗家食；设使家有粪蝇飞来，便不食也；不啖鱼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；不饮恶水，或都无所饮，学无饮行，或啖一口，以一口为足，或二口，三、四乃至七口，以七口为足；或食一得，以一得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乃至七得，以七得为足；或日一食，以一食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日、半月、一月一食，以一食为足；或食菜茹，或食稗子，或食穄米，或食杂麭，或食头头逻食，或食粗食；或至无事处，依于无事；或食根，或食果，或食自落果；或持连合衣，或持毛衣，或持头舍衣，或持毛头舍衣；或持全皮，或持穿皮，或持全穿皮；或持散发，或持编发，或持散编发；或有剃发，或有剃须，或剃须发；或有拔发，或有拔须，或拔须发；或住立断坐，或修蹲行；或有卧刺，以刺为床；或有卧果，以果为床；或有事水，昼夜手抒；或有事火，竟昔燃之；或事日、月、尊佑大德，叉手向彼。如此之比受无量苦，学烦热行。师子，有此苦行我不说无。师子，然此苦行为下贱业，至苦至困，凡人所行，非是圣道。师子，若有沙门、梵志，彼苦行法知断灭尽，拔绝共根，至竟不生者，我说彼苦行。师子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彼苦行法知断灭尽，拔绝其根，至竟不生，是故我苦行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苦行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，亦为人说不入胎法？师子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当来胎生，知断灭尽，拔绝其根，至竟不生者，我说彼不入于胎。师子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当来有胎生知断灭尽，拔绝其根，至

竟不生，是故我不入于胎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，亦为人说不入胎法。

“师子，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安隐，亦为人说安隐之法？师子，族姓子所有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。我于现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我自安隐，亦安隐他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我已安彼，便为生法，众生于法解脱；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、忧戚染污法、众生于忧戚染污法解脱。师子，是谓有事因此事故，于如实法不能谤毁；沙门瞿昙宗本安隐，亦为人说安隐之法。”

师子大臣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我已知。善逝，我已解。瞿昙，犹明目人，覆者仰之，覆者发之；迷者示道，暗中施明，若有眼者便见于色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为我无量方便说法、现义，随其诸道。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犹如有人养不良马，望得其利，徒自疲劳而不获利。世尊，我亦如是。彼愚痴尼乾不善晓了，不能自知，不识良田而不自审，长夜奉敬，供养礼事，望得其利，唐苦无益。世尊，我今再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我本无知，于愚痴尼乾有信有敬，从今日断。所以者何？欺诳我故。世尊，我今三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师子大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尼乾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，在天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尼乾等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：‘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；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。’我便往彼，到已即问：‘尼乾，汝等实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谓：“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；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”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我复问彼尼乾：‘汝等自有净智：“我为本有，我为本无，我为本作恶、为不作恶，我为尔所苦尽、为尔所苦不尽；若尽已，便得尽，即于现世断诸不善，得众善法，修习作证”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

“我复语彼尼乾：‘汝等自无净智：“我为本有，我为本无，我为本作恶、为不作恶，我为尔所苦尽、为尔所苦不尽；若尽已，便得尽，即于现世断诸不善，得众善法，修习作证。”而作是说，谓：“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

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，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。”尼乾，若汝等自有净智：“我为本有，我为本无，我为本作恶，为不作恶，我为尔所苦尽，为尔所苦不尽；若尽已，便得尽，即于现世断诸不善，得众善法，修习作证。”尼乾，汝等可得作是说，谓：“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；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。”尼乾，犹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因被毒箭则生极苦。彼为亲属怜念愍伤，欲饶益安隐故，即呼拔箭金医。箭金医来，便以利刀而为开疮；因开疮时，复生极苦。既开疮已，而求箭金；求箭金时，复生极苦。求得金已，即便拔出；因拔出时，复生极苦。拔金出已，覆疮缠裹；因裹疮时，复生极苦。彼于拔箭金后，得力无患，不坏诸根，平复如故。尼乾，彼人自有净智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本被毒箭，因被毒箭，则生极苦。我诸亲属见怜念愍伤，欲饶益安隐我故，即呼拔箭金医。箭金医来，便以利刀为我开疮；因开疮时，复生极苦。既开疮已，而求箭金；求箭金时，复生极苦。求得金已，即便拔出；因拔出时，复生极苦。拔金出已，覆疮缠裹；因裹疮时，复生极苦。我于拔箭金后，得力无患，不坏诸根，平复如故。”如是，尼乾，若汝等自有净智：“我为本有，我为本无，我为本作恶，为不作恶，我为尔所苦尽，为尔所苦不尽；若尽已，便得尽，即于现世断诸不善，得众善法，修习作证。”尼乾，汝等可得作是说，谓：“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，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。”’我问如是，不见诸尼乾能答我言：瞿昙，如是，不如是。

“复次，我问诸尼乾曰：‘若诸尼乾有上断、上苦行，尔时诸尼乾生上苦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‘若有中断、中苦行，尔时诸尼乾生中苦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‘若有下断、下苦行，尔时诸尼乾生下苦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‘是为诸尼乾有上断、上苦行，尔时诸尼乾则生上苦；有中断、中苦行，尔时诸尼乾则生中苦；有下断、下苦行，尔时诸尼乾则生下苦。若使诸尼乾有上断、上苦行，尔时诸尼乾止息上苦；有中断、中苦行，尔时诸尼乾止息中苦；有下断、下苦行，尔时诸尼乾止息下苦。若如是作、不如是作，止息极苦甚重苦者，当知诸尼乾即于现世作苦。但诸尼乾为痴所覆，为痴所缠，而作是说，谓：“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业因苦行灭，不造新者，则诸业尽；诸业尽已，则得苦尽；得苦尽已，则得苦边。”’我问如是，不见诸尼乾能答我言：瞿昙，如是，不如是。

“复次，我问诸尼乾曰：‘诸尼乾，若有乐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苦报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若有苦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乐报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若有现法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后生报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若有后生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现法报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

若有不熟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熟报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若有熟报业，彼业宁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异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诸尼乾，是为乐报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苦报。诸尼乾，苦报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乐报。诸尼乾，现法报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后生报。诸尼乾，后生报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现法报。诸尼乾，不熟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熟报。诸尼乾，熟报业，彼业不可因断、因苦行，转作异者。以是故，诸尼乾，虚妄方便，空断无获。’

“彼诸尼乾便报我言：‘瞿昙，我有尊师，名亲子尼乾，作如是说：“诸尼乾，汝等若本作恶业，彼业皆可因此苦行而得灭尽；若今护身、口、意，因此不复更作恶业也。”’我复问彼诸尼乾曰：‘汝等信尊师亲子尼乾，不疑惑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瞿昙，我信尊师亲子尼乾，无有疑惑。’我复语彼诸尼乾曰：‘有五种法现世二报，信、乐、闻、念、见善观。诸尼乾，人自有虚妄言，是可信、可乐、可闻、可念、可见善观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我复语彼诸尼乾曰：‘是虚妄言，何可信？何可乐？何可闻？何可念？何可善观？谓人自有虚妄言，有信、有乐、有闻、有念、有善观。’

“若诸尼乾作是说者，于如法中得五诘责，为可憎恶。云何为五？今此众生所受苦乐皆因本作，若尔者，诸尼乾等本作恶业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尼乾第一可憎恶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合会，若尔者，诸尼乾等本恶合会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尼乾第二可憎恶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为命，若尔者，诸尼乾等本恶为命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尼乾第三可憎恶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见也，若尔者，诸尼乾等本有恶见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尼乾第四可憎恶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尊佑造，若尔者，诸尼乾等本恶尊佑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尼乾第五可憎恶。若诸尼乾因本所作恶业、恶合会、恶为命、恶见、恶尊佑，为恶尊佑所造，因彼故，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，是谓因彼事故，诸尼乾等为可憎恶。

“我所自知、自觉法为汝说者，若沙门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皆无能伏，皆无能秽，皆无能制。云何我所自知、自觉法为汝说者，非为沙门、梵志、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所能伏、所能秽、所能制？若有比丘舍身不善业，修身善业；舍口、意不善业，修口、意善业。彼于未来苦，便自知我无未来苦，如法得乐而不弃舍。彼或欲断苦因，行欲，或欲断苦因，行舍欲。彼若欲断苦因，行欲者，即修其行欲；已断者，苦便得尽。彼若欲断苦因，行舍欲者，即修其行舍欲；已断者，苦便得尽。若彼比丘便作是念：‘随所为、随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。若自断苦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我今宁可

自断其苦。’便自断苦，自断苦已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不复断苦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本所为者，其义已成；若复断苦，是处不然。

“比丘，犹如箭工用检挠箭，其箭已直，不复用检。所以者何？彼人本所为者，其事已成；若复用检，是处不然。如是，比丘便作是念：‘随所为、随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。若自断苦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我今宁可自断其苦。’便自断苦，自断苦已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不复断苦。所以者何？本所为者，其义已成；若复断苦，是处不然。

“比丘，犹如有人爱念、染著、敬待彼女，然彼女人更与他语，共相问讯，往来止宿；其人因是身心生苦恼，极忧戚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其人于女爱念、染著，极相敬待，而彼女人更与他语，共相问讯，往来止宿，其人身心何得不生苦恼忧戚？比丘，若使其人而作是念：‘我唐爱念、敬待彼女！然彼女人更与他语，共和问讯，往来止宿。我今宁可因自苦自忧故，断为彼女爱念、染著耶！’其人于后因自苦自忧故，便断为彼女爱念、染著。若彼女人故与他语，共相问讯，往来止宿，其人于后，身心宁当复生苦恼，极忧戚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其人于女无复爱念、染著之情。若彼女人故与他语，共相问讯，往来止宿，若使其人因此身心复生苦恼极忧戚者，是处不然。如是，比丘便作是念：‘随所为、随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。若自断其苦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我今宁可自断其苦。’便自断善，自断苦已，不善法灭而善法生，不复断苦。所以者何？本所为者，其义已成；若复断苦，是处不然。

“彼复作是念：‘若有所因，断其苦者，我便已断；然我于欲犹故未断，我今宁可求断于欲。’便求断欲，彼为断欲故，独住远离，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山岩石室、露地穰积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冢间。彼已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愿，反念不向，断除贪伺，心无有诤，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，彼于贪伺净除其心。如是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断疑、度惑，于诸善法无有犹豫，彼于疑惑净除其心。

“彼已断此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得如是定，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智通作证，彼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，亦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

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则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辨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如来如是正心解脱，得五称誉，如法无诤，可爱可敬。云何为五？彼众生者，所受苦乐皆因本作，若尔者，如来本有妙业，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，是谓如来得第一称誉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合会，若尔者，如来本妙合会，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，是谓如来得第二称誉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为命，若尔者，如来本妙为命，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，是谓如来得第三称誉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见也，若尔者，如来本妙见，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，是谓如来得第四称誉。复次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尊佑造，若尔者，如来本妙尊佑，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，是谓如来得第五称誉。是为如来本妙业、妙合会、妙为命、妙见、妙尊佑，为妙尊佑所造；因彼故，如来于今圣无漏乐，寂静止息而得乐觉。以此事故，如来于今得五称誉。

“有五因缘，心生忧苦。云何为五？淫欲缠者，因淫欲缠故，心生忧苦。如是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缠者，因疑惑继故，心生忧苦，是谓五因缘，心生忧苦。有五因缘，心灭忧苦。云何为五？若淫欲缠者，因淫欲缠故，心生忧苦；除淫欲缠已，忧苦便灭。因淫欲缠，心生忧苦；于现法中而得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住不变，是圣所知、圣所见。如是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若疑惑缠者，因疑惑缠故，心生忧苦；除疑惑缠已，忧苦便灭。因疑惑缠，心生忧苦；于现法中而得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住不变，是圣所知、圣所见。是谓五因缘，心灭忧苦。

“复次，更有现法而得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住不变，是圣所知、圣所见。云何更有现法而得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住不变，是圣所知、圣所见？谓八支圣道——正见乃至正定，是为八。是谓更有现法而得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住不变，是圣所知、圣所见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波罗牢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丽瘦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至北村，住北村尸摄恕林中。

尔时，波罗牢伽弥尼闻：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出家学道，游拘丽瘦，与大比丘众俱，至此北村，住北村北尸摄恕林中。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

彼若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若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尊重礼拜，供养承事者，快得善利！彼作是念：“我应往见沙门瞿昙，礼事供养。”

波罗牢伽弥尼闻已，从北村出，北行至尸摄恕林，欲见世尊礼事供养。波罗牢伽弥尼遥见世尊在林树间，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暐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成就调御，息心静默。

波罗牢伽弥尼遥见佛已，前至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“我闻沙门瞿昙知幻是幻。瞿昙，若如是说：‘沙门瞿昙知幻是幻。’彼不谤毁沙门瞿昙耶？彼说真实耶？彼说是法耶？彼说法如法耶？于如法无过、无难诘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伽弥尼，若如是说：‘沙门瞿昙知幻。’彼不谤毁沙门瞿昙，彼说真实，彼说是法，彼说法如法，于法无过，亦无难诘。所以者何？伽弥尼，我知彼幻，我自非幻。”

波罗牢说曰：“彼沙门、梵志所说真实，而我不信彼说沙门瞿昙知幻是幻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弥尼，若知幻者，即是幻耶？”

波罗牢白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如是，善逝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弥尼，汝莫自误，谤毁于我！若谤毁我者，则便自损，有诤有犯，圣贤所恶，而得大罪。所以者何？此实不如汝之所说。伽弥尼，汝闻拘丽瘦有卒耶？”

答曰：“闻有。”

“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拘丽瘦用是卒为？”

答曰：“瞿昙，通使杀贼，为此事故，拘丽瘦畜是卒也。”

“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拘丽瘦卒为有戒？为无戒耶？”

答曰：“瞿昙，若世间有无戒德者，无过拘丽瘦卒。所以者何？拘丽瘦卒，极犯禁戒，唯行恶法。”

复问：“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知，我不问汝。若他问汝：‘波罗牢伽弥尼知拘丽瘦卒极犯禁戒，唯行恶法；因此事故，波罗牢伽弥尼极犯禁戒，唯行恶法。’若如是说，为真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非也，瞿昙。所以者何？拘丽瘦卒见异、欲异、所愿亦异，拘丽瘦卒极犯禁戒，唯行恶法；我极持戒，不行恶法。”

复问：“伽弥尼，汝知拘丽瘦卒极犯禁戒，唯行恶法，然不以此为犯禁戒，唯行恶法；如来何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？所以者何？我知幻，知幻人，知幻报，知断幻。伽弥尼，我亦知杀生，知杀生人，知杀生报，知断杀生。伽弥尼，我知不与取，知不与取人，知不与取报，知断不与取。伽弥尼，我知妄言，知妄言人，知妄言报，知断妄言。伽弥尼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。若有作是说‘沙门瞿昙知幻即是幻‘者，彼未断此语，闻彼心、彼欲、彼愿、彼闻、彼念、彼观，如屈伸臂顷，命终生地狱中。”

波罗牢伽弥尼闻已，怖惧战栗，身毛皆竖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曰：“悔过！瞿昙。自首！善逝。如愚、如痴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以妄说沙门瞿昙是幻，惟愿瞿昙受我悔过！见罪发露！我悔过已，护不更作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伽弥尼，汝实如愚、如痴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谓汝于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妄说是幻。然汝能悔过，见罪发露，护不更作，如是，伽弥尼，若有悔过，见罪发露，护不更作者，则长养圣法而无有失。”

于是，波罗牢伽弥尼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有一沙门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若有杀生者，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，因彼生忧苦。若有不与取、妄言，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，因彼生忧苦。’沙门瞿昙，于意云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弥尼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本作何等？今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为王杀害怨家，王欢喜已，即与赏赐。是以此人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’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伽弥尼，又复见王收捕罪人，反缚两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门，坐高标下而枭其首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何罪，为王所戮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枉杀王家无过之人，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’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迦弥尼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若有杀生，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，因彼生忧苦。’彼为真说？为虚妄言？”

答曰：“妄言，瞿昙。”

“若彼说妄言，汝意信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信也，瞿昙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伽弥尼。”

复问：“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本作何等？今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于他国中而不与取，是以此人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’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伽弥尼，又复见王收捕罪人，反缚两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门，坐高标下而枭其首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何罪，为王所戮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于王国而不与取，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’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伽弥尼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若有不与取，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，因彼生忧苦。’彼为真说？为虚妄言？”

答曰：“妄言，瞿昙。”

“若彼说妄言，汝意信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信也，瞿昙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伽弥尼。”

复问伽弥尼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本作何等？今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作妓，能戏调笑，彼以妄言令王欢喜；王欢喜已，即与赏赐。是以此人头冠华鬘，杂香涂身，而作倡乐，歌舞自娱，唯作女妓，欢乐如王。’迦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伽弥尼，又复见王收捕罪人，用棒打杀，盛以木槛，露车载之，出北城门，弃著堑中。若有问者：‘此人何罪，为王所杀？’或有答者：‘此人在王前妄有所证，彼以妄言欺诳于王，是以王教取作如是。’伽弥尼，汝如是见、如是闻不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，瞿昙，已闻、当闻。”

“伽弥尼，于意云何？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若有妄言，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，因彼生忧苦。’彼为真说？为虚妄言？”

答曰：“妄言，瞿昙。”

“若彼说妄言，汝意信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信也，瞿昙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伽弥尼。”

于是，波罗牢伽弥尼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甚奇！瞿昙所说极妙，善喻善证。瞿昙，我于北村中造作高堂，敷设床褥，安立水器，燃大明灯。若有精进沙门、梵志来宿高堂，随其力，供给所须。有四论士，所见各异，更相违反，来集高堂。

“于中论士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施、无斋，无有咒说；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；无此世彼世；无父无母；世无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

“第二论士而有正见，反第一论士所见、所知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

“第三论士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自作、教作，自断、教断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烦忧戚，捶胸懊恼，啼哭愚痴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饮酒，穿墙开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坏邑，破城灭国；作如是者，为不作恶。又以铁轮利如剃刀，彼于此地一切众生，于一日中斫截斩剉，剥裂剉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积；因是无恶业，因是无恶业报。恒水南岸杀、断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与、作斋、咒说而来；因是无罪无福，因是无罪福报。施与、调御、守护、摄持、称誉、饶益，惠施、爱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无福，因是无福报。’

“第四论士而有正见，反第三论士所知、所见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自作、教作，自断、教断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烦忧戚，捶胸懊恼，啼哭愚痴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饮酒，穿墙开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坏邑，破城灭国；作如是者，实为作恶。又以铁轮利如剃刀，彼于此地一切众生，于一日中斫截斩剉，剥裂剉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积；因

是有恶业，因是有恶业报。恒水南岸杀、断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与、作斋、咒说而来；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报。施与、调御、守护、摄持、称誉、饶益，惠施、爱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报。’

“瞿昙，我闻是已，便生疑惑：此沙门、梵志，谁说真实？谁说虚妄？”

世尊告白：“伽弥尼，汝莫生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因有疑惑便生犹豫。伽弥尼，汝自无净智，为有后世？为无后世？伽弥尼，汝又无净智，所作为恶？所作为善？伽弥尼，有法之定，名曰远离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，汝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。”

于是，波罗牢伽弥尼复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云何法定，名曰远离？今我因此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我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过夜晓时而作是念：‘我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’彼便自见：‘我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。’彼自见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已，便生欢悦；生欢悦已，便生于喜；生于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觉乐；身觉乐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，则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“无施、无斋，无有咒说；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；无此世彼世；无父无母；世无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”若彼沙门、梵志所说真实者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。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我今得无上人上之法，升进得安乐居，谓远离法定。’彼沙门、梵志所说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内心止。伽弥尼，是谓法定，名曰远离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汝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。

“复次，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过夜晓时而作是念：‘我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’彼便自见：‘我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。’彼自见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已，便生欢悦；生欢悦已，便生于喜；生于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觉乐；身觉乐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，则心与悲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悲俱，无结无怨

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若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“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”若彼沙门、梵志所说真实者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。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我得无上人上之法，升进得安乐居，谓远离法定。’彼沙门、梵志所说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内心止。伽弥尼，是谓法定，名曰远离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。

“复次，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过夜晓时而作是念：‘我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’彼便自见：‘我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。’彼自见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已，便生欢悦；生欢悦已，便生于喜；生于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觉乐；身觉乐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，则心与喜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喜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“自作、教作，自断、教断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烦忧戚，捶胸懊恼，啼哭愚痴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饮酒，穿墙开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坏邑，破城灭国；作如是者，实为不作恶。又以铁轮利如剃刀，彼于此地一切众生，于一日中斫截斩剉，剥裂剉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积；因是无恶业，因是无恶业报。恒水南岸杀、断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与、作斋、咒说而来；因是无罪无福，因是无罪福报。施与、调御、守护、摄持、称誉、饶益，惠施、爱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无福，因是无福报。”若沙门、梵志所说真实者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。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我今得无上人上之法，升进得安乐居，谓远离法定。’彼于沙门、梵志所说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内心止。伽弥尼，是谓法定，名曰远离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汝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。

“复次，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过夜晓时而作是念：‘我离杀断杀，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断邪见，得正见。’彼便自见：‘我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。’彼自见断十恶业道，念十善业道已，便生欢悦；生欢悦已，便生于喜；生于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觉乐；身觉乐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弥尼，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，则心

与舍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若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“自作、教作，自断、教断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烦忧戚，捶胸懊恼，啼哭愚痴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饮酒，穿墙开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坏邑，破城灭国；作如是者，实为作恶。又以铁轮利如剃刀，彼于此地一切众生，于一日中斫截斩剉，剥裂剉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积；因是有恶业，因是有恶业报。恒水南岸杀、断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与、作斋、咒说而来；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报。施与、调御、守护、摄持、称誉、饶益，惠施、爱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报。”若沙门、梵志所说真实者，我不犯世怖与不怖，常当慈愍一切世间。我心不与众生共诤，无浊欢悦。我得无上人上之法，升进得乐居，谓远离法定。’彼于沙门、梵志所说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内心止。伽弥尼，是谓法定，名曰远离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于现法便断疑惑，而得升进。”

说此法时，波罗牢伽弥尼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于是，波罗牢伽弥尼见法、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从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波罗牢伽弥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业相应品第二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 舍梨子相应品第三（有十一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等心、得戒、智、师子，水喻、瞿尼、梵陀然，

教病、拘絺、象迹喻，分别四谛最在后。

舍梨子相应品等心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与比丘众夜集讲堂，因内结、外结，为诸比丘分别其义：“诸贤，世实有二种人。云何为二？有内结人阿那含，不还此间；有外结人非阿那含，还来此间。

“诸贤，云何内结人阿那含，不还此间？若有一人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。彼因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

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故，复学厌欲、无欲、断欲；因学厌欲、无欲、断欲故，得息、心解脱。得已乐中，爱惜不离，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。既生彼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本为人时，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。因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故，复学厌欲、无欲、断欲；因学厌欲、无欲、断欲故，得息、心解脱。得已乐中，爱惜不离，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在于此中。’

“诸贤，复有一人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。彼因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故，复学色有断、贪断业，学欲舍离；因学色有断、贪断业，学欲舍离故，得息、心解脱。得已乐中，爱惜不离，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。既生彼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本为人时，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。因修习禁戒，无穿无缺，无秽无浊，极多无难，圣所称誉，善修善具故，复学色有断、贪断业，学欲舍离；因学色有断、贪断业，学欲舍离故，得息、心解脱。得已乐中，爱惜不离，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在于此中。’诸贤，是谓内结人阿那含，不还此间。

“诸贤，云何外结人非阿那含，来还此间？若有一人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诸贤，是谓外结人非阿那含，还来此间。”

于是，众多等心天色像巍巍，光辉暐晔，夜将向旦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往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尊者舍梨子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，因内结、外结，为诸比丘分别其义：‘诸贤，世实有二种人：内结人、外结人。’世尊，众已欢喜，惟愿世尊慈哀愍念，往至讲堂！”彼时，世尊为诸等心天默然而许。诸等心天知世尊默然许可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

诸等心天去后不久，于是世尊往至讲堂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。世尊坐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汝极甚善。所以者何？汝于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，因内结、外结，为诸比丘分别其义：‘诸贤，世实有二种人：内结人、外结人。’舍梨子，昨夜向旦，诸等心天来诣我所，稽首礼已，却住一面，白我言：‘世尊，尊者舍梨子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，因内结、外结，为诸比丘分别其义：“诸贤，世实有二种人：内结人、外结人。”世尊，众已欢喜，惟愿世尊慈哀愍念，往至讲堂！’舍梨子，我便为彼诸等心天默然而许。诸等心天知我默然许可，稽首我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

“舍梨子，诸等心天或十、二十，或三十、四十，或五十、六十，共往锥头处，各不相妨。舍梨子，诸等心天非生彼中，甫修善心，极广甚大，令诸等心天或十、二十，或三十、四十，或五十、六十，共住锥头处，各不相妨。舍梨子，诸等心天本为人时，已修善心，极广甚大，因是故，令诸等心天或十、二十，或三十、四十，或五十、六十，共住锥头处，各不相妨。是故，舍梨子，当学寂静，诸根寂静，心意寂静，身、口、意业寂静，向于世尊及诸智梵行。舍梨子，虚伪异学，长衰永失。所以者何？谓不得闻如此妙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成就戒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戒、成就定、成就慧者，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，于彼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”

是时，尊者乌陀夷共在众中。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，出入想知灭定者，终无此处。”

尊者舍梨子再三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戒、成就定、成就慧者，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，于彼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”

尊者乌陀夷亦复再三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，出入想知灭定者，终无此处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便作是念：“此比丘乃至再三非我所说，无一比丘叹我所说，我宁可往至世尊所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。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，尊者乌陀夷及诸比丘亦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。于中，尊者舍梨子复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戒、成就定、成就慧者，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，于彼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”

尊者乌陀夷复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，出入想知灭定者，终无此处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再三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戒、成就定、成就慧者，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，于彼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”

尊者乌陀夷亦复再三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，出入想知灭定者，终无此处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作是念：“此比丘于世尊前再三非我所说，亦无一比丘叹我所说，我宜默然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问曰：“乌陀夷，汝说意生天为是色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世尊曰：“是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面诃乌陀夷曰：“汝愚痴人，盲无有目！以何等故，论甚深阿毗昙？”于是，尊者乌陀夷为佛面诃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思。

世尊面诃尊者乌陀夷已，语尊者阿难曰：“上尊名德长老比丘为他所诘，汝何以故，纵而不检？汝愚痴人，无有慈心，舍背上尊名德长老！”

于是，世尊面诃尊者乌陀夷及尊者阿难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戒、成就定、成就慧者，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，身坏命终，过抟食天，生余意生天中，于彼出入想知灭定，必有此处。”佛说如是，即入禅室，宴坐默然。

尔时，尊者白净比丘在于众中。尊者阿难白尊者白净：“是他所作，而我得责。尊者白净，世尊晡时必从禅室出，至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，共论此义，尊者白净应答此事。我极惭愧于世尊所及诸梵行。”

于是，世尊则于晡时从禅室出，至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，告曰：“白净，长老比丘为有几法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？”

尊者白净白曰：“世尊，长老比丘若有五法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云何为五？世尊，长老比丘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世尊，禁戒长老上尊比丘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复次，世尊，长老比丘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。所谓法者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如是诸法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。世尊，多闻长老上尊比丘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复次，世尊，长老比丘得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世尊，禅思长老上尊比丘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复次，世尊，长老比丘修行智慧，观

兴衰法，得如是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世尊，智慧长老上尊比丘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复次，世尊，长老比丘诸漏已尽，无复有结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；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世尊，漏尽长老上尊比丘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世尊，长老比丘若成就此五法，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白净，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，当以何义使诸梵行者爱敬尊重？”尊者白净白曰：“世尊，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者，更无余事使诸梵行爱敬尊重。唯以老耄、头白、齿落，盛壮日衰，身曲脚戾，体重气上，拄杖而行，肌缩皮缓，皱如麻子，诸根毁熟，颜色丑恶，彼因此故，使诸梵行爱敬尊重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，更无余事使诸梵行爱敬尊重。唯以老耄、头白、齿落，盛壮日衰，身曲脚戾，体重气上，拄杖而行，肌缩皮缓，皱如麻子，诸根毁熟，颜色丑恶，彼因此故，使诸梵行爱敬尊重。白净，舍梨子比丘有此五法，汝等应当爱敬尊重。所以者何？白净，舍梨子比丘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复次，白净，舍梨子比丘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。所谓法者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如是诸法，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。复次，白净，舍梨子比丘得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复次，白净，舍梨子比丘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是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复次，白净，舍梨子比丘诸漏已尽，无复有结，心解说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白净，舍梨子比丘成就此五法，汝等应共爱敬尊重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白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智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牟利破群鸯比丘舍戒罢道。黑齿比丘闻牟利破群鸯比丘舍戒罢道，即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；坐已，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当知牟利破群鸯比丘舍戒罢道。”

尊者舍梨子曰：“牟利破群鸯比丘于此法中而爱乐耶？”

黑齿比丘问曰：“尊者舍梨子于此法中而爱乐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黑齿，我于此法无有疑惑。”

黑齿比丘即复问曰：“尊者舍梨子于当来事复云何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黑齿，我于来事亦无犹豫。”

黑齿比丘闻如是已，即从座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尊者舍梨子今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舍梨子所，语舍梨子：‘世尊呼汝！’”

一比丘受教已，即从坐起，礼佛而去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白曰：“世尊呼尊者舍梨子。”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即往诣佛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汝今实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不以此文，不以此句，我但说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族姓子随其方便称说，得智者即说得智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向已说，不以此文，不以此句，我但说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耶？’舍梨子，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生者有因，此生因尽，知生因尽已，我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生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生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生者因有、缘有，从有而生，以有为本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有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有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有者因受，缘受，从受而生，以受为本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受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受者何因何缘？为从何生？以何为本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受者因爱、缘爱，从爱而生，以爱为本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为爱？’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为爱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谓有三觉——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，于中乐欲著者，是谓为爱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于三觉中无乐欲著？’汝闻此已，当云何答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于三觉中无乐欲著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谓此三觉无常法、苦法、灭法；无常法即是苦，见苦已，便于三觉无乐欲著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此说复有义可得略答。舍梨子，复有何义，此说可得略答？所觉所为，即皆是苦，舍梨子，是谓复有义此说可得略答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汝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背不向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？’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我言：‘尊者舍梨子，云何背不向自称说得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？’世尊，我闻此已，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自于内背而不向则诸爱尽，无惊无怖，无疑无惑，行如是守护；如其守护已，不生不善漏。’世尊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若诸梵行来问如此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说者，当知是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复次有义，此说可得略答。若诸结沙门所说，彼结非我有，行如是守护；如其守护已，不生不善漏。舍梨子，是谓复有义此说可得略答。”世尊说如是已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世尊入室不久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我始未作意，而世尊卒问此义，我作是念：恐不能答。诸贤，我初说一义，便为世尊之所赞可，我复作是念：若世尊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，我能为世尊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若世尊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，我亦能为世尊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”

黑齿比丘闻尊者舍梨子说如是已，即从座起，疾诣佛所，白世尊曰：“世尊入室不久，尊者舍梨子所说至高，一向师子吼：‘诸贤，我始未作意，而世尊卒问此义，我作是念：恐不能答。诸贤，我初说一义，便为世尊之所赞可，我复作是念：若世尊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，我能为世尊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诸贤，若世尊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，我亦能为世尊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黑齿，如是！如是！若我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问舍梨子比丘此义者，舍梨子比丘必能为我一日一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黑齿，若我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问舍梨子比丘此义者，舍梨子比丘亦能为我二、三、四至七日七夜，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。所以者何？黑齿，舍梨子比丘深达法界故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师子吼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俱，于舍卫国而受夏坐，尊者舍梨子亦游舍卫国而受夏坐。于是，尊者舍梨子舍卫国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舍卫国受夏坐讫，世尊，我欲游行人间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汝去随所欲，诸未度者当令得度，诸未脱者当令得脱，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。舍梨子，汝去随所欲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还至己房，收举床座，摄衣持钵，即便出去游行人间。

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，有一梵行在于佛前犯相违法，白世尊曰：“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，游行人间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舍梨子所，语舍梨子：‘世尊呼汝！汝去不久，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法，而作是语：“世尊，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，游行人间。”’”

一比丘受教已，即从坐起，礼佛而去。于是，尊者阿难住世尊后执拂侍佛。

一比丘去后不久，尊者阿难即持户钥，遍至诸房，见诸比丘便作是语：“善哉！诸尊，速诣讲堂，今尊者舍梨子当在佛前而师子吼。若尊者舍梨子所说甚深，息中之息，妙中之妙；如是说者，诸尊及我得闻此已，当善诵习，当善受持。”彼时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难语已，悉诣讲堂。

尔时，一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白曰：“世尊呼汝：‘汝去不久，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法，而作是语：“世尊，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，游行人间。”’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即从坐起，便还诣佛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便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汝去不久，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法，而作是语：‘世尊，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，游行人间。’舍梨子，汝实轻慢一梵行已而游人间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世尊，犹截角牛，至忍温良，善调善御，从村至村，从巷至巷，所游行处，无所侵犯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截角牛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旃陀罗子而截两手，其意至下，从村至村，从邑至邑，所游行处，无所侵犯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截手旃陀罗子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若如地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受，地不以此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彼地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若如水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洗，水不以此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彼水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若如火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烧，火不以此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彼火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间世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若如风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吹，风不以此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彼风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，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如扫帚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扫，扫帚不以此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扫帚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晡旃尼，净与不净，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悉拭，晡旃尼不以此故而有憎爱，不羞不惭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心如晡旃尼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大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如膏瓶处处裂破，盛满膏已而著日中，漏遍漏津遍津。若有目人，来住一面，见此膏瓶处处裂破，盛满膏已而著日中，漏遍漏津遍津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常观

此身九孔不净，漏遍漏津遍津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

“世尊，犹如有一自喜年少，沐浴澡洗，熏以涂香，著白净衣，璎珞自严，剃须治发，头冠华鬘。若以三尸——死蛇、死狗及以死人，青瘀膨胀，极臭烂坏，不净流漫，系著咽颈，彼怀羞惭，极恶秽之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常观此身臭处不净，心怀羞惭，极恶秽之。世尊，若无身身念者，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。世尊，我善有身身念，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？”

于是，彼比丘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世尊曰：“悔过！世尊。自首！善逝。如愚如痴，如不定，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谓我以虚妄言诬谤清净梵行舍梨子比丘。世尊，我今悔过，愿为受之，见已发露，后不更作。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比丘，汝实如愚如痴，如不定，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谓汝以虚妄言空无真实，诬谤清净梵行舍梨子比丘。汝能悔过，见已发露，后不更作；若有悔过，见已发露，后不更作者，如是长养于圣法、律则不衰退。”

于是，佛告尊者舍梨子：“汝速受彼痴人悔过，莫令彼比丘即于汝前头破七分。”

尊者舍梨子即为哀愍彼比丘故，便受悔过。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水喻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我今为汝说五除恼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彼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尊者舍梨子言：“云何为五？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当除之。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口不净行，身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当除之。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心少有净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当除之。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、意不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当除之。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净行，口、意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当除之。

“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当云何除？诸贤，犹如阿练若比丘持粪扫衣，见粪聚中所弃弊衣，或大便污，或小便、涕、唾及余不净之所染污，见已，左手执之，右手舒张；若非大便、小便、涕、唾及余不净之所污处，又不

穿者，便裂取之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人一身不净行，口净行，莫念彼身不净行也，但当念彼口之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如是除。

“诸贤，或有一人口不净行，身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当云何除？诸贤，犹村外不远，有深水池，蒿草所覆。若有人来，热极烦闷，饥渴顿乏，风热所逼，彼至池已，脱衣置岸，便入池中，两手披蒿，恣意快浴，除热烦闷，饥渴顿乏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口不净行，身有净行，莫念彼口不净行，但当念彼身之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如是除。

“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心少有净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当云何除？诸贤，犹四衢道，有牛迹水。若有人来，热极烦闷，饥渴顿乏，风热所逼，彼作是念：‘此四衢道牛迹少水，我若以手以叶取者，则扰浑浊，不得除我热极烦闷、饥渴顿乏。我宁可跪，手膝拍地，以口饮水。’彼即长跪，手膝拍地，以口饮水，彼即得除热极烦闷、饥渴顿乏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心少有净，莫得念彼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但当念彼心少有净。诸贤，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如是除。

“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、意不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当云何除？诸贤，犹如有人远涉长路，中道得病，极困萎顿，独无伴侣，后村转远，而前村未至。若有目人来住一面，见此行人远涉长路，中道得病，极困萎顿，独无伴侣，后村转远，而前村未至。彼若得侍人，从迥野中，将至村邑，与妙汤药，哺养美食，好瞻视者，如是此人病必得差，谓彼人于此病人，极有哀愍慈念之心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、意不净行；若慧者见，便作是念：‘此贤身不净行，口、意不净行。莫令此贤因身不净行，口、意不净行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’若此贤得善知识者，舍身不净行，修身净行；舍口、意不净行，修口、意净行。如是，此贤因身净行，口、意净行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乃生天上，谓彼贤为此贤极有哀愍慈念之心。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如是除。

“诸贤，或有一人身净行，口、意净行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当云何除？诸贤，犹村外不远，有好池水，既清且美，其渊平满，翠草被岸，华树四周。若有人来，热极烦闷，饥渴顿乏，风热所逼，彼至池已，脱衣置岸，便入池中，恣意快浴，除热烦闷、饥渴顿乏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身净行，口、意净行，常当念彼身之净行，口、意净；若慧者见，设生恚恼，应如是除。诸贤，我向所说五除恼法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诸比丘闻已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六 舍梨子相应品瞿尼师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瞿尼师比丘亦游王舍城，在无事室，调笑、骄傲、躁扰、喜忘，心如猕猴。瞿尼师比丘为少缘故，至王舍城。是时尊者舍梨子与比丘众俱，中食已后，因小事故，集在讲堂。瞿尼师比丘于王舍城所作已讫，往诣讲堂。

尊者舍梨子遥见瞿尼师来已，因瞿尼师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敬重而随顺观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不敬重，不随顺观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不敬重，不随顺观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敬重，令随顺观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调笑而不躁扰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行调笑而躁扰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行调笑及于躁扰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调笑，令不躁扰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畜生论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畜生论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畜生论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畜生论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骄傲及少言说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行骄傲，多言说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行骄傲及多言说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不骄傲及少言说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护诸根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不护诸根者。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不护诸根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护诸根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食知止足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贪余多食，不知足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贪余多食，不知止足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食知止足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精进而不懈怠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不精进而懈怠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不精进而反懈怠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精进而不懈怠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正念及正智也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多无正念，无正智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多无正念及无正智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正念及正智也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知时及善时也，不早入村而行乞食，亦不晚出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早入村邑而行乞食，又晚出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早入村邑而行乞食，又复晚出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知时及善时也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知坐及善坐也，不逼长老坐，为小比丘诃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逼长老坐，为小比丘诃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逼长老坐，为小比丘诃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知坐及善坐也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其论律、阿毗昙。何以故？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，或有来问律、阿毗昙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不知答律、阿毗昙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不知答律及阿毗昙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共论律、阿毗昙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共论息解脱，离色至无色定。何以故？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，或有来问息解脱，离色至无色定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于无事，不知答息解脱，离色至无色定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不知答息解脱，离色至无色定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共论息解脱，离色至无色。

“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共论漏尽智通。何以故？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，或有来问漏尽智通。诸贤，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而不知答漏尽智通者，则致比丘诃数诘责：‘此贤无事，何为行无事？’所以者何？此贤无事，行于无事，而不知答

漏尽智通。若至众中，亦致比丘诃数诘责。是故，诸贤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当学共论漏尽智通。”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，尊者大目揵连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但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应学如是法，非谓人间比丘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无事比丘行于无事，尚学如是法，况复人间比丘耶！”

如是二尊更相称说，赞叹善哉！闻所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敬重、无调笑，不畜生论、傲，

护根、食知足，精进、正念智。

知时亦善坐，论律、阿毗昙，

及说息解脱，漏尽通亦然。

舍梨子相应品梵志陀然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共受夏坐。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在舍卫国亦受夏坐。

是时，有比丘于王舍城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从王舍城往舍卫国，住胜林给孤独园。彼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问曰：“贤者，从何处来？于何夏坐？”

彼一比丘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从王舍城来，在王舍城受夏坐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尊者舍梨子，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比丘众、比丘尼众在王舍城受夏坐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乐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尊者舍梨子，比丘众、比丘尼众在王舍城受夏坐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尽乐闻法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优婆塞众、优婆夷众住王舍城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乐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尊者舍梨子，优婆塞众、优婆夷众住王舍城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尽乐闻法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若干异学沙门、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乐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尊者舍梨子，若干异学沙门、梵志，在王舍城受夏坐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尽乐闻法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在王舍城有一梵志，名曰陀然，是我昔日未出家友，贤者识耶？”

答曰：“识之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梵志陀然住王舍城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乐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梵志陀然住王舍城，身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不欲见佛，不乐闻法。所以者何？尊者舍梨子，梵志陀然而不精进，犯于禁戒，彼依傍于王，欺诳梵志、居士；依恃梵志、居士，欺诳于王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于舍卫国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从舍卫国往诣王舍城，住竹林加兰哆园。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，次行乞食。乞食已，竟往至梵志陀然家。是时，梵志陀然从其家出，至泉水边苦治居民。

梵志陀然遥见尊者舍梨子来，从座而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舍梨子赞曰：“善来！舍梨子，舍梨子久不来此。”于是，梵志陀然敬心扶抱尊者舍梨子，将入家中，为敷好床，请使令坐。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，梵志陀然见尊者舍梨子坐已，执金澡罐，请尊者舍梨子食。

尊者舍梨子曰：“止！止！陀然，但心喜足。”

梵志陀然复再三请食，尊者舍梨子亦再三语曰：“止！止！陀然，但心喜足。”

是时，梵志陀然问曰：“舍梨子，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？”

答曰：“陀然，汝不精进，犯于禁戒，依傍于王，欺诳梵志、居士；依傍梵志、居士，欺诳于王。”

梵志陀然答曰：“舍梨子，当知我今在家，以家业为事，我应自安隐，供养父母，瞻视妻子，供给奴婢，当输王租，祠祀诸天，祭餟先祖及布施沙门、梵志，为后生天而得长寿，得乐果报故。舍梨子，是一切事不可得废，一向从法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陀然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梵志陀然，于意云何？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，因行恶故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生地狱已，狱卒执捉，极苦治时，彼向狱卒而作是语：‘狱卒当知，莫苦治我。所以者何？我为父母故而行作恶。’云何，陀然，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于意云何？若复有人为妻子故而行作恶，因行恶故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生地狱已，狱卒执捉，极苦治时，彼向狱卒而作是语：‘狱卒当知，莫苦治我。所以者何？我为妻子故而行作恶。’云何，陀然，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于意云何？若复有人为奴婢故，而行作恶，因行恶故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生地狱已，狱卒执捉，极苦治时，彼向狱卒而作是语：‘狱卒当知，莫苦治我。所以者何？我为奴婢故而行作恶。’云何，陀然，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于意云何？若复有人为王、为天、为先祖、为沙门、梵志故，而行作恶，因行恶故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生地狱已，狱卒执捉，极苦治时，彼向狱卒而作是语：‘狱卒当知，莫苦治我。所以者何？我为王、为天、为先祖、为沙门、梵志故，而行作恶。’云何，陀然，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陀然，族姓子可得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尊重奉敬孝养父母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。陀然，若族姓子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尊重奉敬孝养父母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者，彼便为父母之所爱念，而作是言：‘令汝强健，寿考无穷。所以者何？我由汝故，安隐快乐。’陀然，若有人极为父母所爱念者，其德日进，终无衰退。

“陀然，族姓子可得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爱念妻子，供给瞻视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。陀然，若族姓子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爱念妻子，供给瞻视，行福

德业，不作恶业者，彼便为妻子之所尊重，而作是言：‘愿尊强健，寿考无穷。所以者何？我由尊故，安隐快乐。’陀然，若有人极为妻子所尊重者，其德日进，终无衰退。

“陀然，族姓子可得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愍伤奴婢，给恤瞻视，行德业，不作恶业。陀然，若族姓子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愍伤奴婢，给恤瞻视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者，彼便为奴婢之所尊重，而作是言：‘愿令大家强健，寿考无穷。所以者何？由大家故，我得安隐。’陀然，若有人极为奴婢所尊重者，其德日进，终无衰退。

“陀然，族姓子可得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尊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。陀然，若族姓子如法、如业、如功德得钱财，尊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行福德业，不作恶业者，彼便极为沙门、梵志之所爱念，而作是言：‘令施主强健，寿考无穷。所以者何？我由施主故，得安隐快乐。’陀然，若有人极为沙门、梵志所爱念者，其德日进，终无衰退。”

于是，梵志陀然即从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舍梨子，我有爱妇，名曰端正，我惑彼故，而为放逸，大作罪业。舍梨子，我从今日始，舍端正妇，自归尊者舍梨子。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陀然，汝莫归我。我所归佛，汝应自归。”

梵志陀然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从今日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尊者舍梨子受我为佛优婆塞！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为梵志陀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，游王舍城。住经数日，摄衣持钵，从王舍城出，往诣南山，住南山村北尸摄恕林中。

彼时，有一比丘游王舍城，住经数日，摄衣持钵，从王舍城出，亦至南山，住南山村北尸摄恕林中。

于是，彼一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问曰：“贤者从何处来？何处游行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从王舍城来，游行王舍城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知王舍城有一梵志，名曰陀然，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耶？”

答曰：“知也。”

复问：“贤者，梵志陀然住王舍城，生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，欲数见佛，乐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梵志陀然欲数见佛，欲数闻法，但不安快，气力转衰。所以者何？尊者舍梨子，梵志陀然今者疾病，极困危笃，或能因此而至命终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是语已，即摄衣持钵，从南山出，至王舍城，住竹林迦兰哆园。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往诣梵志陀然家。梵志陀然遥见尊者舍梨子来，见已便欲从床而起。尊者舍梨子见梵志陀然欲从床起，便止彼曰：“梵志陀然，汝卧勿起，更有余床，我自别坐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。坐已，问曰：“陀然，所患今者何似？饮食多少？疾苦转损，不至增耶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所患至困，饮食不进，疾苦但增而不觉损。尊者舍梨子，犹如力士为以利刀刺头，但生极苦，我今头痛亦复如是。尊者舍梨子，犹如力士以紧索绳而缠络头，但生极苦，我今头痛亦复如是。尊者舍梨子，犹屠牛儿而以利刀破于牛腹，但生极苦，我今腹痛亦复如是。尊者舍梨子，犹两力士捉一羸人在火上炙，但生极苦，我今身痛，举体生苦，但增不减，亦复如是。”

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陀然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梵志陀然，于意云何？地狱、畜生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畜生胜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畜生、饿鬼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饿鬼胜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饿鬼比人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人为胜也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人、四王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四王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四王天、三十三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三十三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三十三天、焰摩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焰摩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焰摩天、兜率陀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兜率陀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兜率陀天、化乐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化乐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化乐天、他化乐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他化乐天胜。”

复问：“陀然，他化乐天、梵天，何者为胜？”

陀然答曰：“梵天最胜，梵天最胜。”

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陀然，世尊、知、见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说四梵室，谓族姓男、族姓女修习多修习，断欲、舍欲念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中。云何为四？陀然，多闻圣弟子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是谓，陀然，世尊、知、见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说四梵室，谓族姓男、族姓女修习多修习，断欲、舍欲念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中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教化陀然，为说梵天法已，从坐起去。尊者舍梨子从王舍城出，未至竹林迦兰哆园，于其中间，梵志陀然修习四梵室，断欲、舍欲念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中。

是时，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世尊遥见尊者舍梨子来，告诸比丘：“舍梨子比丘聪慧、速慧、捷慧、利慧、广慧、深慧、出要慧、明达慧、辩才慧，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。此舍梨子比丘教化梵志陀然，为说梵天法来，若复上化者，速知法如法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汝何以不教梵志陀然过梵天法，若上化者，速知法如法？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彼诸梵志长夜爱著梵天，乐于梵天，究竟梵天，是尊梵天，实有梵天，为我梵天。是故，世尊，我如是应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无量百千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教化病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长者给孤独疾病危笃。于是，长者给孤独告一使人：“汝往诣佛，为我稽首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长者给孤独稽首佛足，问讯世尊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汝既为我问讯佛已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为我稽首礼彼足已，问讯尊者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作如是语：‘长者给孤独稽首尊者舍梨子足，问讯尊者，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尊者舍梨子，长者给孤独疾病极困，今至危笃。长者给孤独至心欲见尊者舍梨子，然体至羸乏，无力可来诣尊者舍梨子所。善哉！尊者舍梨子，为慈愍故，愿往至长者给孤独家。’”

于是，使人受长者给孤独教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长者给孤独稽首佛足，问讯世尊：‘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使人曰：“令长者给孤独安隐快乐，令天及人、阿修罗、揵塔惒、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。”

于是，使人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长者给孤独稽首尊者舍梨子足，问讯尊者：‘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尊者舍梨子，长者给孤独疾病极困，今至危笃。长者给孤独至心欲见尊者舍梨子，然体至羸乏，无力可来诣尊者舍梨子所。善哉！尊者舍梨子，为慈愍故，往诣长者给孤独家。’”

尊者舍梨子即为彼故，默然而受。于是，使人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，即从坐起，稽首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往诣长者给孤独家。长者给孤独遥见尊者舍梨子来，见已，便欲从床而起。

尊者舍梨子见彼长者欲从床起，便止彼曰：“长者莫起！长者莫起！更有余床，我自别坐。”

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，坐已，问曰：“长者所患今复何似？饮食多少？疾苦转损，不至增耶？”

长者答曰：“所患至困，饮食不进，疾苦但增而不觉损。”

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成就不信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今日无有不信，唯有上信。长者因上信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上信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大因恶戒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恶戒，唯有善戒。长者因善戒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善戒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不多闻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不多闻，唯有多闻。长者因多闻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多闻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悭贪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悭贪，唯有惠施。长者因惠施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惠施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恶慧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恶慧，唯有善慧。长者因善慧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善慧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邪见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邪见，唯有正见。长者因正见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正见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邪志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邪志，唯有正志。长者因正志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正志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邪解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邪解，唯有正解。长者因正解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正解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邪脱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邪脱，唯有正脱。长者因正脱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正脱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“长者莫怖！莫怖！所以者何？若愚痴凡夫因邪智故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长者无有邪智，唯有正智。长者因正智故，或灭苦痛，生极快乐；因正智故，或得斯陀含果，或阿那含果，长者本已得须陀洹。

于是，长者病即得瘥，平复如故，从卧起坐，叹尊者舍梨子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为病说法，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梨子，我闻教化病法，苦痛即灭，生极快乐。尊者舍梨子，我今病瘥，平复如故。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往昔时，少有所为，至王舍城寄宿一长者家。时，彼长者明当饭佛及比丘众。时，彼长者过夜向晓，教敕儿孙、奴使、眷属：‘汝等早起，当共严办。’彼各受教，共设厨宰，供办肴馔、种种腆美，长者躬自敷置高座，无量严饰。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既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此长者为婚姻事？为迎妇节会？为请国王？为呼大臣？为作斋会施设大施耶？’尊者舍梨子，我既念已，便问长者：‘汝为婚姻事？为迎妇节会？为请国王？为呼大臣？为作斋会施设大施耶？’时，彼长者而答我曰：‘吾无婚姻事，亦不迎妇，不为节会，不请国王及呼大臣，但为斋会施设大施，明当饭佛及比丘众。’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未曾闻佛名，闻已举身毛竖，即复问曰：‘长者说佛，何名为佛？’时，彼长者而答我曰：‘君不闻乎？有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得无上等正觉，是名为佛。’我复问曰：‘长者说众，何名为众？’时，彼长者复答我曰：‘有若干姓异名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娑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，从佛学道，是名为众。此佛及众，吾之所请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即复问彼长者曰：‘世尊于今为在何处？我欲往见。’时，彼长者复答我曰：‘世尊今在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，欲往随意。’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作是念：‘若速晓者，疾往见佛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时至心欲往见佛，即于其夜生昼明想，便从长者家出，往至城息门。是时，城息门中有二值士，一值初夜，外客使入，不令有碍；一值后夜，若客使出，亦不作碍。尊者舍梨子，我复作是念：‘夜尚未晓。’所以者何？城息门中有二值士，一值初夜，外客使入，不令有碍；一值后夜，若客使出，亦不作碍。尊者舍梨子，出城息门，出外不久，明灭还暗。尊者舍梨子，我便恐怖，举身毛竖：‘莫令人、非人来触娆我！’

“时，城息门而有一天，从王舍城至竹林迦兰哆园，光明普照，来语我言：‘长者莫怖！长者莫怖！所以者何？我本前世是汝朋友，名密器，年少极相爱念。长者，我本昔时往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大目揵连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无量方便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赐三自归，见授五戒。长者，我因三归，受持五戒，身坏命终，生四天王天，住此城息门中。长者速去！长者速去！去实胜住。’彼天劝我而说颂曰：

“‘得马百臣女，车百满珍宝，

往诣佛一步，不当十六分。

白象百最上，金银鞍勒被，

往诣佛一步，不当十六分。

女百色端正，璎珞华严身，

往诣佛一步，不当十六分。

转轮王所敬，玉女宝第一，

往诣佛一步，不当十六分。’

“天说颂已，而复劝曰：‘长者速去！长者速去！去实胜住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佛尊佑德，法及比丘众亦尊佑德。所以者何？乃至于天，亦欲使见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因此光明往至竹林迦兰哆园。尔时，世尊夜其向旦，从禅室出，露地经行而待于我。尊者舍梨子，我遥见佛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暐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成就调御，息心静默；见已欢喜，前诣佛所，接足作礼，随佛经行，以长者法说颂问讯：

“‘世尊寐安隐，至竟眠快耶？

如梵志灭度，以不染于欲，

舍离一切愿，逮得至安隐，

心除无烦热，自乐欢喜眠。’

“于是，世尊即便往至经行道头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尊者舍梨子，我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世尊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无量方便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如诸佛法，先说端正法，闻者欢悦，谓：说施、说戒、说生天法，毁呰为灾患，生死为秽，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。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，佛知我有欢喜心、具足心、柔软心、堪耐心、升上心、一向心、无疑心、无盖心，有能有力，堪受正法，谓如诸佛所正要，世尊即为我说苦、集、灭、道。尊者舍梨子，我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，犹如白素易染为色，我亦如是，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已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从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：‘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’尊者舍梨子

，我即叉手白曰：‘世尊，愿受我请，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及比丘众！’时，佛问我：‘汝名何等？舍卫国人呼汝云何？’我即答曰：‘我名须达哆，以我供给诸孤独者，是故舍卫国人呼我为给孤独。’尔时，世尊复问我曰：‘舍卫国中有房舍未？’我复答曰：‘舍卫国中无有房舍。’尔时，世尊而告我曰：‘长者当知，若有房舍，比丘可得往来，可得住止。’我复白曰：‘唯然，世尊，我当如是为起房舍，比丘可得往来，于舍卫国可得住止，惟愿世尊差一佐助！’尔时，世尊即差尊者舍梨子，遣尊者舍梨子令见佐助。

“我于尔时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于王舍城所作已讫，与尊者舍梨子俱往至舍卫国。不入舍卫城，亦不归家，便于城外周遍行地，为于何处往来极好，昼不喧闹，夜则寂静，无有蚊虻，亦无蝇蚤，不寒不热，可立房舍施佛及众？尊者舍梨子，我时唯见童子胜园往来极好，昼不喧闹，夜则寂静，无有蚊虻，亦无蝇蚤，不寒不热。我见此已，便作是念：‘唯此处好，可立房舍施佛及众。’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于尔时入舍卫国，竟不还家，便先往诣童子胜所，白曰：‘童子，可卖此园持与我耶？’尔时，童子便语我曰：‘长者当知，吾不卖园。’如是，再三白曰：‘童子，可卖此园持与我耶？’尔时，童子亦复再三而语我曰：‘吾不卖园，至亿亿布满。’我即白曰：‘童子今已决断价数，但当取钱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与童子或言断价，或言不断，大共纷讼，即便俱往至舍卫国大决断处判论此事。时，舍卫国大决断人语童子胜曰：‘童子已自决断价数，但当取钱。’

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即入舍卫国，还家取钱，以象马车举负辇载，出亿亿布地，少处未遍。尊者舍梨子，我作是念：‘当取何藏，不大不小，可此余处持来布满？’时，童子胜便语我曰：‘长者若悔，钱自相归，园地还吾。’我语童子：‘实不悔也，但自思念：当取何藏，不大不小，可此余处持来满耳？’时，童子胜便作是念：‘佛必大尊，有大德佑；法及比丘众亦必大尊，有大德佑。所以者何？乃令长者施设大施，轻财乃尔，吾今宁可即于此处造立门屋施佛及众。’

“时，童子胜便语我曰：‘长者且止！莫复出钱布此处也，吾于此处造立门屋施佛及众。’尊者舍梨子，我为慈愍故，即以此处与童子胜。尊者舍梨子，我即于此夏起十六大屋、六十拘絺，尊者舍梨子时见佐助。然尊者舍梨子说教化病法，甚奇！甚特！我闻此教化病法已，极重疾苦即得除愈，生极快乐。尊者舍梨子，我今无病，极得安隐，愿尊者舍梨子于此饭食！”

时，尊者舍梨子默然受请。于是长者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，即从坐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令得充满；食讫，举器行澡水竟，敷一小

床，别坐听法。长者坐已，尊者舍梨子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却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是时，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世尊遥见尊者舍梨子来，告诸比丘：“舍梨子比丘聪慧、速慧、捷慧、利慧、广慧、深慧、出要慧、明达慧、辩才慧，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。所以者何？我所略说四种须陀洹，舍梨子比丘为长者给孤独十种广说来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七 舍梨子相应品大拘絺罗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至尊者大拘絺罗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语尊者大拘絺罗：“我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不善、知不善根。云何知不善？谓身恶行不善，口、意恶行不善，是谓知不善。云何知不善根？谓贪不善根，恚、痴不善根，是谓知不善根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不善及不善根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善、知善根。云何知善？谓身妙行善，口、意妙行善，是谓知善。云何知善根？谓无贪善根，无恚、无痴善根，是谓知善根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善、知善根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食如真，知食集，知食灭、知食灭道如真。云何知食如真？谓有四食者，一者、抟食粗、细，二者、更乐食，三者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，是谓知食如真。云何知食集如真？谓因爱便有食，是谓知食集如真。云何知食灭如真？谓爱灭食便灭，是谓知食灭如真。云何知食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食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食如真，知食集、知食灭、知食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漏如真，知漏集、知漏灭、知漏灭道如真。云何知漏如真？谓有三漏——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是谓知漏如真。云何知漏集如真？谓因无明便有漏，是谓知漏集如真。云何知漏灭如真？谓无明灭漏便灭，是谓知漏灭如真。云何知漏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漏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漏如真，知漏集、知漏灭、知漏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苦如真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阴苦，是谓知苦如真。云何知苦集如真？谓因老死便有苦，是谓知苦集如真。云何知苦灭如真？谓老死灭苦便灭，是谓知苦灭如真。云何知苦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苦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，如是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灭、知苦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老死如真，知老死集、知老死灭、知老死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老？谓彼老耄头白齿落，盛壮日衰，身曲脚戾，体重气上，拄杖而行，肌缩皮缓，皱如麻子，诸根毁熟，颜色丑恶，是名老也。云何知死？谓彼众生、彼彼众生种类，命终无常，死丧散灭，寿尽破坏，命根闭塞，是名死也。此说死前说老，是名老死，是谓知老死如真。云何知老死集如真？谓因生便有老死，是谓知老死集如真。云何知老死灭如真？谓生灭老死便灭，是谓知老死灭如真。云何知老死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老死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老死如真，知老死集、知老死灭、知老死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生如真，知生集、知生灭、知生灭道如真。云何知生如真？谓彼众生、彼彼众生种类，生则生，出则出，成则成，兴起五阴，已得命根，是谓知生如真。云何知生集如真？谓因有便有生，是谓知生集如真。云何知生灭如真？谓有灭生便灭，是谓知生灭如真。云何知生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生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生如真，知生集、知生灭、知生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有如真，知有集、知有灭、知有灭道如真。云何知有如真？谓有三有——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谓知有如真。云何知有集如真？谓因受便有有，是谓知有集如真。云何知有灭如真？谓受灭有便灭，是谓知有灭如真。云何知有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有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有如真，知有集、知有灭、知有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

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受如真，知受集、知受灭、知受灭道如真。云何知受如真？谓有四受——欲受、戒受、见受、我受，是谓知受如真。云何知受集如真？谓因爱便有受，是谓知受集如真。云何知受灭如真？谓爱灭受便灭，是谓知受灭如真。云何知受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受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受如真，知受集、知受灭、知受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爱如真，知爱集、知爱灭、知爱灭道如真。云何知爱如真？谓有三爱——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是谓知爱如真。云何知爱集如真？谓因觉便有爱，是谓知爱集如真。云何知爱灭如真？谓觉灭爱便灭，是谓知爱灭如真。云何知爱灭道如真，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爱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爱如真，知爱集、知爱灭、知爱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觉如真，知觉集、知觉灭、知觉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觉如真？谓有三觉——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，是谓知觉如真。云何知觉集如真？谓因更乐便有觉，是谓知觉集如真。云何知觉灭如真？谓更乐灭觉便灭，是谓知觉灭如真。云何知觉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觉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觉如真，知觉集、知觉灭、知觉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

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更乐如真，知更乐集、知更乐灭、知更乐灭道如真。云何知更乐如真？谓有三更乐——乐更乐、苦更乐、不苦不乐更乐，是谓知更乐如真。云何知更乐集如真？谓因六处便有更乐，是谓知更乐集如真。云何知更乐灭如真？谓六处灭更乐便灭，是谓知更乐灭如真。云何知更乐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更乐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更乐如真，知更乐集、知更乐灭、知更乐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六处如真，知六处集、知六处灭、知六处灭道如真。云何知六处如真？谓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，是谓知六处如真。云何知六处集如真？谓因名色便有六处，是谓知六处集如真。云何知六处灭如真？谓名色灭六处便灭，是谓知六处灭如真。云何知六处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六处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六处如真，知六处集、知六处灭、知六处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名色如真，知名色集、知名色灭、知名色灭道如真。云何知名？谓四非色阴为名。云何知色？谓四大及四大造为色。此说色，前说名，是为名色，是谓知名色如真。云何知名色集如真？谓因识便有名色，是谓知名色集如真。云何知名色灭如真？谓识灭名色便灭，是谓知名色灭如真。云何知名色灭道如

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名色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名色如真，知名色集、知名色灭、知名色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识如真，知识集、知识灭、知识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识如真？谓有六识——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是谓知识如真。云何知识集如真？谓因行便有识，是谓知识集如真。云何知识灭如真？谓行灭识便灭，是谓知识灭如真。云何知识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识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识如真，知识集、知识灭、知识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颇更有事因此事，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，尊者舍梨子，谓有比丘知行如真，知行集、知行灭、知行灭道如真。云何知行如真？谓有三行——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是谓知行如真。云何知行集如真？谓因无明便有行，是谓知行集如真。云何知行灭如真？谓无明灭行便灭，是谓知行灭如真。云何知行灭道如真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行灭道如真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如是知行如真，知行集、知行灭、知行灭道如真者，是谓比丘成就见，得正见，于法得不坏净，入正法中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若有比丘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，复作何等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无明已尽，明已生，无所复作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大拘絺罗。”

如是，彼二尊更互说义，各欢喜奉行，从座起去。

舍梨子相应品象迹喻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若有无量善法，彼一切法皆四圣谛所摄，来入四圣谛中，谓四圣谛于一切法最为第一。所以者何？摄受一切众善法故。诸贤，犹如诸畜之迹，象迹为第一。所以者何？彼象迹者最广大故。如是，诸贤，无量善法，彼一切法皆四圣谛所摄，来入四圣谛中，谓四圣谛于一切法最为第一。云何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圣谛。

“诸贤，云何苦圣谛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阴苦。

“诸贤，云何五盛阴？谓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诸贤，云何色盛阴？谓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。诸贤，云何四大？谓地界，水、火、风界。

“诸贤，云何地界？诸贤，谓地界有二：有内地界，有外地界。诸贤，云何内地界？谓内身中在，内所摄坚，坚性住，内之所受。此为云何？谓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粗细皮肤、肌肉、筋、骨、心、肾、肝、肺、脾、肠、胃、粪，如是比此身中余在，内所摄，坚性住，内之所受。诸贤，是谓内地界。诸贤，外地界者，谓大是，净是，不憎恶是。诸贤，有时水灾，是时灭外地界。

“诸贤，此外地界极大，极净，极不憎恶，是无常法、尽法、衰法、变易之法，况复此身暂住，为爱所受？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彼云何作是念？若有他人骂詈、捶打、瞋恚责数者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生此苦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苦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生此乐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乐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若幼少、中年、长老来行不可事，或以拳扠，或以石掷，或刀杖加，彼作是念：‘我受此身，色法粗质，四大之种，从父母生，饮食长养，常衣被覆，坐卧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破坏法，是灭尽法，离散之法，我因此身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。’由是之故，彼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我受此身，应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，但当精勤学世尊法。’

“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，节节解身。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，或心变易，或恶语言者，汝则衰退。汝当作是念：“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，因此令我心不变易，不恶语言，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，为彼人故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’

“诸贤，彼比丘若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者，诸贤，彼比丘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诸贤，犹如初迎新妇，见其姑嫜，若见夫主，则惭愧羞厌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彼因惭愧羞厌故，便住善相应舍，是妙息寂，谓舍一切有，离爱、无欲，灭尽无余。诸贤，是谓比丘一切大学。

“诸贤，云何水界？诸贤，谓水界有二：有内水界，有外水界。诸贤，云何内水界？谓内身中在，内所摄水，水性润，内之所受。此为云何？谓脑、脑根、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胆、小便，如是比此身中余在，内所摄水，水性润，内之所受。诸贤，是谓内水界。诸贤，外水界者，谓大是，净是，不憎恶是。诸贤，有时火灾，是时灭外水界。

“诸贤，此外水界极大，极净，极不憎恶，是无常法、尽法、衰法、变易之法，况复此身暂住，为爱所受？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彼云何作是念？若有他人骂詈、捶打、瞋恚责数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生此苦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苦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生此乐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乐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若幼少、中年、长老来行不可事，或以拳扠，或以石掷，或刀杖加，彼作是念：‘我受此身，色法粗质，四大之种，从父母生，饮食长养，常衣被覆，坐卧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破坏法，是灭尽法，离散之法，我因此身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。’由是之故，彼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我受此身应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，但当精勤学世尊法。’

“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，节节解身。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，或心变易，或恶语言者，汝则衰退。汝当作是念：“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，因此令我心不变易，不恶语言，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，为彼人故

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不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闻成就游。”’

“诸贤，彼比丘若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者，诸贤，彼比丘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诸贤，犹如初迎新妇，见其姑嫜，若见夫主，则惭愧羞厌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彼因惭愧羞厌故，便住善相应舍，是妙息寂，谓舍一切有，离爱、无欲，灭尽无余。诸贤，是谓比丘一切大学。

“诸贤，云何火界？诸贤，谓火界有二：有内火界，有外火界。诸贤，云何内火界？谓内身中在，内所摄火，火性热，内之所受。此为云何？谓暖身、热身、烦闷、温壮、消化饮食，如是比此身中余在，内所摄火，火性热，内之所受。诸贤，是谓内火界。诸贤，外火界者，谓大是，净是，不憎恶是。诸贤，有时外火界起，起已烧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旷野，烧彼已，或至道、至水，无受而灭。诸贤，外火界灭后，人民求火，或钻木截竹，或以珠燧。

“诸贤，此外火界极大，极净，极不憎恶，是无常法、尽法、衰法、变易之法，况复此身暂住，为爱所受？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彼云何作是念？若有他人骂詈、捶打、瞋恚责数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生此苦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苦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生此乐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乐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若幼少、中年、长老来行不可事，或以拳扠，或以石掷，或刀杖加，彼作是念：‘我受此身，色法粗质，四大之种，从父母生，饮食长养，常衣被覆，坐卧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破坏法，是灭尽法，离散之法，我因此身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。’由是之故，彼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我受此身应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，但当精勤学世尊法。’

“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，节节解身。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，或心变易，或恶语言者，汝则衰退。汝当作是念：“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，因此令我心不变易，不恶语言，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，为彼人故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’

“诸贤，彼比丘若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者。诸贤，彼比丘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诸贤，犹如初迎新妇，见其姑嫜，若见夫主，则惭愧羞厌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彼因惭愧羞厌故，便住善相应舍，是妙息寂，谓舍一切有，离爱、无欲，灭尽无余。诸贤，是谓比丘一切大学。

“诸贤，云何风界？诸贤，谓风界有二：有内风界，有外风界。诸贤，云何内风界？谓内身中在，内所摄风，风性动，内之所受。此为云何？谓上风、下风、腹风、行风、掣缩风、刀风、跻风、非道风、节节行风、息出风、息入风，如是比此身中余在，内所摄风，风性动，内之所受。诸贤，是谓内风界。诸贤，外风界者，谓大是，净是，不憎恶是。诸贤，有时外风界起，风界起时，拔屋拔树，崩山，山岩拔已便止，纤毫不动。诸贤，外风界止后，人民求风，或以其扇，或以哆逻叶，或以衣求风。

“诸贤，此风界极大，极净，极不憎恶，是无常法、尽法、衰法、变易之法，况复此身暂住，为爱所受？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：‘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。’彼云何作是念？若有他人骂詈、捶打、瞋恚责数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生此苦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苦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生此乐，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。云何为缘？缘乐更乐。’彼观此更乐无常，观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彼心缘界住，止合一心，定不移动。彼于后时，若幼少、中年、长老来行不可事，或以拳扠，或以石掷，或刀杖加，彼作是念：‘我受此身，色法粗质，四大之种，从父母生，饮食长养，常衣被覆，坐卧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破坏法，是灭尽法，离散之法，我因此身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。’由是之故，彼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极精勤而不懈怠，正身正念，不忘不痴，安定一心，我受此身应致拳扠、石掷及刀杖加，但当精勤学世尊法。’

“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，节节解身。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，或心变易，或恶语言者，汝则衰退。汝当作是念：“若有贼来，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，因此令我心不变易，不恶语言，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，为彼人故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’

“诸贤，彼比丘若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者，诸贤，彼比丘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诸贤，犹如初迎新妇，

见其姑嫜，若见夫主，则惭愧羞厌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应惭愧羞厌：‘我于利无利，于德无德。’谓我因佛、法、众，不住善相应舍。彼因惭愧羞厌故，便住善相应舍，是妙息寂，谓舍一切有，离爱、无欲，灭尽无余。诸贤，是谓比丘一切大学。

“诸贤，犹如因材木，因泥土，因水草，覆裹于空，便生屋名。诸贤，当知，此身亦复如是，因筋骨，因皮肤，因肉血，缠裹于空，便生身名。诸贤，若内眼处坏者，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，则无有念，眼识不得生。诸贤，若内眼处不坏者，外色便为光明所照，而便有念，眼识得生。诸贤，内眼处及色，眼识知外色，是属色阴，若有觉是觉阴，若有想是想阴，若有思是思阴，若有识是识阴，如是观阴合会。

“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见缘起便见法，若见法便见缘起。’所以者何？诸贤，世尊说五盛阴从因缘生，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诸贤，若内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坏者，外法便不为光明所照，则无有念，意识不得生。诸贤，若内意处不坏者，外法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，意识得生。诸贤，内意处及法，意识知外色法，是属色阴，若有觉是觉阴，若有想是想阴，若有思是思阴，若有识是识阴，如是观阴合会。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：‘若见缘起便见法，若见法便见缘起。’所以者何？诸贤，世尊说五盛阴从因缘生，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彼厌此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盛阴，厌已便无欲，无欲已便知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诸贤，是谓比丘一切大学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分别圣谛经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是正行说法，谓四圣谛广摄、广观、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示、趣向。过去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彼亦有此正行说法，谓四圣谛广摄、广观、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示、趣向。未来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彼亦有此正行说法，谓四圣谛广摄、广观、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示、趣向。我今现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亦有此正行说法，谓四圣谛广摄、广观、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示、趣向。

“舍梨子比丘聪慧、速慧、捷慧、利慧、广慧、深慧、出要慧、明达慧、辩才慧，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。所以者何？谓我略说四圣谛，舍梨子比丘则能为他广教、广观、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现、趣向，舍梨子比丘广教、广示此四圣谛，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现、趣向时，令无量人而得于观，舍梨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御也。目

揵连比丘能令立于最上真际，谓究竟漏尽。舍梨子比丘生诸梵行，犹如生母；目揵连比丘长养诸梵行，犹如养母。是以诸梵行者，应奉事供养恭敬礼拜舍梨子、目揵连比丘。所以者何？舍梨子、目揵连比丘为诸梵行者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”尔时，世尊说如是已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世尊为我等出世，谓为他广教、广示此四圣谛，分别、发露、开仰、施设、显现、趣向。云何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圣谛。诸贤，云何苦圣谛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阴苦。

“诸贤，说生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生者，谓彼众生、彼彼众生种类，生则生，出则出，成则成，兴起五阴，已得命根，是名为生。诸贤，生苦者，谓众生生时，身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生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老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老者，谓彼众生、彼彼众生种类，彼为老耄，头白齿落，盛壮日衰，身曲脚戾，体重气上，拄杖而行，肌缩皮缓，皱如麻子，诸根毁熟，颜色丑恶，是名为老。诸贤，老苦者，谓众生老时，身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老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病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病者，谓头痛、眼痛、耳痛、鼻痛、面痛、唇痛、齿痛、舌痛、腭痛、咽痛、风喘、咳嗽、喝吐、喉痺、癫痫、痈瘿、经溢、赤胆、壮热、枯槁、痔瘘、下痢，若有如是比余种种病，从更乐触生，不离心，立在身中，是名为病。诸贤，病苦者，谓众生病时，身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病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死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死者，谓彼众生、彼彼众生种类，命终无常，死丧散灭，寿尽破坏，命根闭塞，是名为死。诸贤，死苦者，谓众生死时，身受苦受

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热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；身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死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怨憎会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怨憎会者，谓众生实有内六处，不爱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，彼同会一，有摄、和、集，共合为苦。如是外处，更乐、觉、想、思、爱，亦复如是。诸贤，众生实有六界，不爱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彼同会一，有摄、和、集，共合为苦，是名怨憎会。诸贤，怨憎会苦者，谓众生怨憎会时，身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怨憎会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爱别离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爱别离苦者，谓众生实有内六处，爱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，彼异分散，不得相应，别离不会，不摄、不集、不和合为苦。如是外处，更乐、觉、想、思、爱，亦复如是。诸贤，众生实有六界，爱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彼异分散，不得相应，别离不会，不摄、不集、不和合为苦，是名爱别离。诸贤，爱别离苦者，谓众生别离时，身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，身心受苦受、遍受、觉、遍觉。诸贤，说爱别离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所求不得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诸贤，谓众生生法，不离生法，欲得令我而不生者，此实不可以欲而得。老法、死法、愁忧戚法，不离忧戚法，欲得念我不忧戚者，此亦不可以欲而得。诸贤，众生实生苦而不可乐、不可爱念，彼作是念：‘若我生苦而不可乐、不可爱念者，欲得转是，令可爱念。’此亦不可以欲而得。诸贤，众生实生乐而可爱念，彼作是念：‘若我生乐可爱念者，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变易法。’此亦不可以欲而得。诸贤，众生实生思想而不可乐、不可爱念，彼作是念：‘若我生思想而不可乐、不可爱念者，欲得转是，令可爱念。’此亦不可以欲而得。诸贤，众生实生思想而可爱念，彼作是念：‘若我生思想可爱念者，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变易法。’此亦不可以欲而得。诸贤，说所求不得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说略五盛阴苦者，此说何因？谓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诸贤，说略五盛阴苦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诸贤，过去时是苦圣谛，未来、现在时是苦圣谛，真谛不虚，不离于如，亦非颠倒，真谛审实。合如是谛，圣所有，圣所知，圣所见，圣所了，圣所得，圣所等正觉，是故说苦圣谛。

“诸贤，云何爱集苦集圣谛？谓众生实有爱内六处，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，于中若有爱、有膩、有染、有著者，是名为集。诸贤，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，如是见，如是了，如是视，如是觉，是谓爱集苦集圣谛。如是知之，云何知耶？若有爱妻、子、奴婢、给使、眷属、田地、屋宅、店肆、出息财物，为所作业，有爱、有膩、有染、有著者，是名为集；彼知此爱集苦集圣谛。如是外处，更乐、觉、想、思、爱，亦复如是。诸贤，众生实有爱六界，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于中若有爱、有膩、有染、有著者，是名为集。诸贤，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，如是见，如是了，如是视，如是觉，是谓爱集苦集圣谛。如是知之，云何知耶？若有爱妻、子、奴婢、给使、眷属、田地、屋宅、店肆、出息财物，为所作业，有爱、有膩、有染、有著者，是名为集；彼知是爱集苦集圣谛。诸贤，过去时是爱集苦集圣谛，未来、现在时是爱集苦集圣谛，真谛不虚，不离于如，亦非颠倒，真谛审实。合如是谛，圣所有，圣所知，圣所见，圣所了，圣所得，圣所等正觉，是故说爱集苦集圣谛。

“诸贤，云何爱灭苦灭圣谛？谓众生实有爱内六处，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。彼若解脱，不染不著、断舍吐尽、无欲、灭、止没者，是名苦灭。诸贤，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，如是见，如是了，如是视，如是觉，是谓爱灭苦灭圣谛。如是知之，云何知耶？若有不爱妻、子、奴婢、给使、眷属、田地、屋宅、店肆、出息财物，不为所作业，彼若解脱，不染不著、断舍吐尽、无欲、灭、止没者，是名苦灭；彼知是爱灭苦灭圣谛。如是外处，更乐、觉、想、思、爱，亦复如是。诸贤，众生实有爱六界，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彼若解脱，不染不著、断舍吐尽、无欲、灭、止没者，是名苦灭。诸贤，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，如是见，如是了，如是视，如是觉，是谓爱灭苦灭圣谛。如是知之，云何知耶？若有不爱妻、子、奴婢、给使、眷属、田地、屋宅、店肆、出息财物，不为所作业，彼若解脱，不染不著、断舍吐尽、无欲、灭、止没者，是名苦灭；彼知是爱灭苦灭圣谛。诸贤，过去时是爱灭苦灭圣谛，未来、现在时是爱灭苦灭圣谛，真谛不虚，不离于如，亦非颠倒，真谛审实。合如是谛，圣所有，圣所知，圣所见，圣所了，圣所得，圣所等正觉，是故说爱灭苦灭圣谛。

“诸贤，云何苦灭道圣谛？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见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择、遍择、次择、择法、视、遍视，观察明达，是名正见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志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心伺、遍伺、随顺伺，可念则念，可望则望，是名正志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语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除口四妙行，诸余口恶行远离除断，不行不作，不合不会，是名正语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业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除身三妙行，诸余身恶行远离除断，不行不作，不合不会，是名正业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命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非无理求，不以多欲无厌足，不为种种伎术咒说邪命活，但以法求衣，不以非法，亦以法求食、床座，不以非法，是名正命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方便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若有精进方便，一向精勤求，有力趣向，专著不舍，亦不衰退，正伏其心，是名正方便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念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若心顺念、背不向念、念遍、念忆、复忆、心正、不忘心之所应，是名正念。

“诸贤，云何正定？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念道是道时，或观本所作，或学念诸行，或见诸行灾患，或见涅槃止息，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，于中若心住、禅住、顺住，不乱不散，摄止正定，是名正定。

“诸贤，过去时是苦灭道圣谛，未来、现在时是苦灭道圣谛，真谛不虚，不离于如，亦非颠倒，真谛审实。合如是谛，圣所有，圣所知，圣所见，圣所了，圣所得，圣所等正觉，是故说苦灭道圣谛。”

于是颂曰：

“佛明达诸法，见无量善德，

苦集灭道谛，善显现分别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舍梨子相应品第三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八 未曾有法品第四（有十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未曾有、侍者，薄拘、阿修罗，

地动及瞻波，郁伽、手各二。

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；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；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；世尊后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寿、天色、天誉。以此故，诸兜瑟哆天欢喜踊跃，叹：‘此天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’所以者何？彼后来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寿、天色、天誉。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；世尊后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寿、天色、天誉。以此故诸兜瑟哆天欢喜踊跃，叹：‘此天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’所以者何？彼后来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寿、天色、天誉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在兜瑟哆天，于彼命终，知入母胎，是时震动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间，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。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尽蒙耀。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：‘有奇特众生生！有奇特众生生！’若世尊在兜瑟哆天，于彼命终，知入母胎，是时震动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间，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。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尽蒙耀。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‘有奇特众生生！有奇特众生生！’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知住母胎，依倚右胁；若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胁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舒体住母胎；若世尊舒体住母胎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覆藏住母胎，不为血所污，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；若世尊覆藏出母胎，不为血所污，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知出母胎，是时震动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间，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。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尽蒙耀。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：‘有奇特众生生！有奇特众生生！’若世尊知出母胎，是时震动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间，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。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尽蒙耀。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‘有奇特众生生！有奇特众生生！’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舒体出母胎；若世尊舒体出母胎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覆藏出母胎，不为血所污，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；若世尊覆藏出母胎，不为血所污，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初生之时，有四天子手执极细衣，住于母前，令母欢喜，叹：‘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’若世尊初生之时，有四天子手执细衣，住于母前，令母欢喜，叹‘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’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初生之时，即行七步，不恐不怖，亦不畏惧，观察诸方；若世尊初生之时，即行七步，不恐不怖，亦不畏惧，观察诸方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初生之时，则于母前而生大池，其水满岸，令母于此得用清净；若世尊初生之时，则于母前而生大池，其水满岸，令母于此得用清净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闻世尊初生之时，上虚空中雨水注下，一冷一暖，灌世尊身；若世尊初生之时，上虚空中雨水注下，一冷一暖，灌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初生之时，诸天于上鼓天妓乐，天青莲华、红莲华、赤连华、白莲华、天文陀罗华及细末旃檀香散世尊上；若世尊初生之时，诸天于上鼓天妓乐，天青莲华、红莲华、赤连华、白莲华、天文陀罗华及细末旃檀香散世尊上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在父白净王家，昼监田作，坐阎浮树下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尔时中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阎浮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。于是释白净往观田作，至作人所，问曰：‘作人，童子何处？’作人答曰：‘天童子今在阎浮树下。’于是释白净往诣阎浮树。时，释白净日中后，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阎浮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阎浮树其影不移，荫童子身。’若世尊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阎浮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大林之中。于是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鞞舍离城而行乞食。乞食已竟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入林中，至一哆罗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是时中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哆罗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。于是释摩诃男中后仿佯，往至大林。释摩诃男日中后，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哆罗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哆罗树其影不移，荫沙门瞿昙身。’若世尊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哆罗树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大林之中。尔时，诸比丘置钵露地。时，世尊钵亦在其中。有一猕猴持佛钵去，诸比丘诃，恐破佛钵。佛告诸比丘：‘止！止！莫诃！不破钵也。’时，彼猕猴持佛钵去，至一婆罗树，徐徐上树，于婆罗树上取蜜满钵，徐徐下树，还诣佛所，即以蜜钵奉上世尊，世尊不受。时，彼猕猴却在一面，取**槉**去虫，既去虫已，还持上佛，佛复不受。猕猴复却在于一面，取水著蜜中，持还上佛，世尊便受。猕猴见佛取蜜钵已，欢喜踊跃，却行弄舞，回旋而去。若世尊令彼猕猴见世尊取蜜钵已，欢喜踊跃，却行弄舞，回旋去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猕猴水边高楼台观。尔时，世尊曝晒坐具，抖擞拂拭。是时，大非时云来，普覆虚空，欲雨而住，须待世尊。世尊曝晒坐具，抖擞拂拭，举著一处已，摄持扫帚，住屋基上。于是大云已见世尊收举坐具，便下大雨，于卑、高地滂霈平满。若世尊令彼大云已见世尊收举坐具，便下大雨，于卑、高地滂霈满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游跋耆中，在温泉林娑罗树王下坐。尔时中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。于是罗摩园主行视园时，日中后，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！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，荫沙门瞿昙身。’若世尊日中之后，一切余树影皆转移，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，荫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一时在阿浮神室中。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阿浮村而行乞食。乞食已竟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入神室宴坐。尔时，天大雷雨雹，杀四牛、耕者二人。彼送葬时，大众喧闹，其声高大，音响震动。于是，世尊则于晡时宴坐而起，从神室出，露地经行。时，彼大众中，有一人见世尊则于晡时宴坐而起，从神室出，露地经行，即往诣佛，稽首作礼，随佛经行。佛见在后，问彼人曰：‘

以何等故？大众喧闹，其声高大，音响震动耶？’彼人白曰：‘世尊，今日天大雷雨雹，杀四牛、耕者二人。彼送葬时，大众喧闹，其声高大，音响震动。世尊，向者不闻声耶？’世尊答曰：‘我不闻声。’复问：‘世尊，向为眠耶？’答曰：‘不也。’复问：‘世尊，时寤不闻此大声耶？’答曰：‘如是。’尔时，彼人便作是念：‘甚奇！甚特！极息至寂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之所行。所以者何？寤而不闻此大音声。’若世尊寤而不闻此大音声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时在郁鞞罗尼连然河边，阿阇恕罗尼拘类树下初得佛道。尔时大雨，至于七日，高下悉满，潢涝横流。世尊于中露地经行，其处尘起；若世尊潢涝横流，世尊于中露地经行，其处尘起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魔王六年逐佛，求其长短，不能得便，厌已而还；若世尊魔王六年随逐世尊，求其长短，不能得便，厌已而还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“我闻世尊七年念身，常念不断；若世尊七年念身，常念不断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从如来更受持此未曾有法。阿难，如来知觉生，知住、知灭，常知，无不知时。阿难，如来知思想生，知住、知灭，常知，无不知时。是故，阿难，汝从如来更受持此未曾有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侍者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。

时，多识名德上尊长老比丘、大弟子等，谓尊者拘邻若、尊者阿摄贝、尊者跋提释迦王、尊者摩诃男拘隶、尊者恕破、尊者耶舍、尊者邠耨、尊者维摩罗、尊者伽恕波提、尊者须陀耶、尊者舍梨子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、尊者隶婆哆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拘絺罗、尊者大周那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邠耨加鵄写长老、尊者耶舍行筹长老，如是比余多识名德上尊长老比丘、大弟子等，亦游王舍城，并皆近佛叶屋边住。

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年老，体转衰弊，寿过垂讫，宜须侍者。汝等见为举一侍者，令瞻视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说，不失其义。”

于是，尊者拘邻若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愿奉侍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说，不失其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拘邻若，汝自年老，体转衰弊，寿过垂讫，汝亦自应须瞻视者。拘邻若，汝还本座。”

于是，尊者拘邻若即礼佛足，便还复坐。

如是尊者阿摄贝、尊者跋提释迦王、尊者摩诃男拘隶、尊者和恕破、尊者耶舍、尊者邠耨、尊者维摩罗、尊者伽恕波提、尊者须陀耶、尊者舍梨子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、尊者隶婆哆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拘絺罗、尊者大周那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邠耨加鸯写长老。

尊者耶舍行筹长老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白曰：“世尊，我愿奉持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说，不失其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耶舍，汝自年老，体转衰弊，寿过垂讫，汝亦自应须瞻视者。耶舍，汝还本座。”

于是，尊者耶舍即礼佛足，便还复坐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彼众中，便作是念：“世尊欲求谁为侍者？意在何比丘？欲令瞻视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说，不失其义？我宁可入如其像定，观众比丘心。”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，观众比丘心，尊者大目揵连即知世尊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，意在阿难，欲令瞻视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说，不失其义。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，白众比丘曰：“诸贤知不？世尊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，意在阿难，欲令瞻视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说，不失其义。诸贤，我等今应共至贤者阿难所，劝喻令为世尊侍者。”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共至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坐已，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汝今知不？佛欲得汝以为侍者，意在阿难，令瞻视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说，不失其义。阿难，犹村外不远有楼阁台观，向东开窗，日出光照在于西壁。贤者阿难，世尊亦然，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，意在阿难，令瞻视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说，不失其义。贤者阿难，汝今可为世尊侍者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我不堪任奉侍世尊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难可难侍谓为侍者。尊者大目揵连，犹如王大雄象，年满六十，骄傲力盛，牙足体具，难可难近谓为看视也。尊者大目揵连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亦复如是，难可难近谓为侍者。尊者大目揵连，我以是故，不任侍者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复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听我说喻，智者闻喻，即解其义。贤者阿难，犹如优昙钵华，时生于世。贤者阿难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亦复如是，时时出世。贤者阿难，汝可速为世尊侍者，瞿昙当得大果。”

尊者阿难复白曰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若世尊与我三愿者，我便然可为佛侍者。云何为三？我愿不著佛新故衣，愿不食别请佛食，愿不非时见佛。尊者大目揵连，若世尊与我此三愿者，如是我便为佛侍者。”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劝尊者阿难为侍者已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阿难，而便还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已劝喻贤者阿难为佛侍者。世尊，贤者阿难从佛求三愿：‘云何为三？愿不著佛新故衣，愿不食别请佛食，愿不非时见佛。尊者大目揵连，若世尊与我此三愿者，如是我便为佛侍者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阿难比丘聪明智慧，预知当有讥论，或诸梵行作如是语：‘阿难比丘为衣故奉侍世尊。’大目揵连，若阿难比丘聪明智慧，预知当有讥论，或诸梵行作如是语‘阿难比丘为衣故奉侍世尊’者，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。

“大目揵连，阿难比丘聪明智慧，预知当有讥论，或诸梵行作如是语：‘阿难比丘为食故奉侍世尊。’大目揵连，若阿难比丘聪明智慧，预知当有讥论，或诸梵行作如是语‘阿难比丘为食故奉侍世尊’者，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。

“大目揵连，阿难比丘善知时，善别时：知我是往见如来时，知我非往见如来时；知比丘众、比丘尼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比丘众、比丘尼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此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能与如来共论，知此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安隐饶益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不安隐饶益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得辩才说法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不得辩才说法。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。

“大目揵连，阿难比丘虽无他心智，而善知如来晡时从宴坐起，预为人说，今日如来行如是，如是现法乐居，审如所说，谛无有异，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。”

尊者阿难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若以此心起贡高者，无有是相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初不非时见佛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未曾为佛所见诃责，除其一过，此亦为他故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从如来受八万法聚，受持不忘，若以此起贡高者，无有此相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从如来受八万法聚，初不再问，除其一句，彼亦如是不易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，初不见从他人受法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，初无是心：‘我受此法，为教语他。’诸贤，但欲自御自息，自般涅槃故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此甚奇！甚特！谓四部众来诣我所而听法，若我因此起贡高者，都无此相。亦不预作意：‘有来问者，我当如是如是答。’诸贤，但在坐时，随其义应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此甚奇！甚特！谓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来问我事，我若以此有恐怖，有畏惧，身毛竖者，都无此相。亦不预作意：‘有来问者，我当如是如是答。’诸贤，但在坐时，随其义应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一时，尊者舍梨子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阿难在舍卫国婆罗逻山中。是时，尊者舍梨子问曰：“贤者阿难，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颇忆有时起欲心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是学人，而不离欲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我不问汝学以无学，我但问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汝颇忆有起欲心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复再三问曰：“贤者阿难，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颇忆有时起欲心耶？”

尊者阿难亦至再三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是学人，而不离欲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我不问汝学以无学，我但问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汝颇忆有起欲心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大揵目连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速答！速答！阿难，汝莫触娆上尊长老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，我初不忆曾起欲心。所以者何？我常向佛有惭愧心，及诸智梵行人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一时，世尊游王舍城，在岩山中。是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卧当如师子卧法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兽王师子卧法云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兽王师子昼为食行，行已入窟，若欲眠时，足足相累，伸尾在后，右胁而卧。过夜平旦，回顾视身，若兽王师子身体不正，见已不喜；若兽王师子其身调正，见已便喜。彼若卧起，从窟而出，出已频呻，频呻已自观身体，自观身已四顾而望，四顾望已便再三吼，再三吼已便行求食，兽王师子卧法如是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兽王师子卧法如是，比丘卧法当复云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比丘依村邑，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持身，守摄诸根，立于正念。彼从村邑乞食已竟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至无事处，或至树下，或空室中，或经行，或坐禅，净除心中诸障碍法。昼或经行，或坐禅，净除心中诸障碍已，复于初夜或经行，或坐禅，净除心中诸障碍法。于初夜时，或经行，或坐禅，净除心中诸障碍已。于中夜时，入室欲卧，四叠优哆逻僧敷著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意系明相，正念正智，恒念起想。彼后夜时速从卧起，或经行，或坐禅，净除心中诸障碍法。如是比丘师子卧法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师子卧法。”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世尊教我师子喻卧法，从是已来，初不复以左胁而卧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一时，世尊游拘尸那竭，住恕跋单力士娑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时，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往至双娑罗树间，可为如来北首敷床，如来中夜当般涅槃。”

尊者阿难受如来教，即诣双树，于双树间而为如来北首敷床。敷床已讫，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已为如来于双树间北首敷床，惟愿世尊自当知时！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双树间，四叠优哆逻僧以敷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。最后般涅槃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，以手抆泪而作是念：“本有诸方比丘众，来欲见世尊供养礼事，皆得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。若闻世尊般涅槃已，便不复

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，我亦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阿难比丘今在何处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，以手抆泪而作是念：‘本有诸方比丘众，来欲见世尊供养礼事，皆得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。若闻世尊般涅槃已，便不复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，我亦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。’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勿啼泣，亦莫忧戚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汝奉侍我，身行慈，口、意行慈，初无二心，安乐无量，无边无限。阿难，若过去时，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有奉侍者，无胜于汝。阿难，若未来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有奉侍者，亦无胜汝。阿难，我今现在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若有侍者，亦无胜汝。所以者何？阿难善知时，善别时：知我是往见如来时，知我非往见如来时；知比丘众、比丘尼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比丘众、比丘尼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是往见如来时，知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非往见如来时；知此众多异学沙门，梵志能与如来共论，知此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得安隐饶益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不得安隐饶益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得辩才说法；知此食啖含消，如来食已，不得辩才说法。复次，阿难，汝虽无他心智，而逆知如来晡时从宴坐起，预为人说，今日如来行如是，如是现法乐居，审如所说，谛无有异。”

于是，世尊欲令尊者阿难喜，告诸比丘：“转轮圣王得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刹利众往见转轮王，若默然时，见已欢喜；若所说时，闻已欢喜。梵志众、居士众、沙门众往见转轮王，若默然时，见已欢喜；若所说时，闻已欢喜。阿难比丘亦复如是，得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比丘众往见阿难，若默然时，见已欢喜；若所说时，闻已欢喜。比丘尼众、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往见阿难，若默然时，见已欢喜；若所说时，闻已欢喜。

“复次，阿难为众说法，有四未曾有。云何为四？阿难比丘为比丘众至心说法，非不至心。彼比丘众亦作是念：‘愿尊者阿难常说法，莫令中止！’彼比丘众闻尊者阿难说法，终无厌足，然阿难比丘自默然住。为比丘尼众、优婆塞众、优婆私众至心说法，非不至心。优婆私众亦作是念：‘为愿尊者阿难常说法，莫令中止！’优婆私众闻尊者阿难说法，终无厌足，然阿难比丘自默然住。”

复次，一时，佛般涅槃后不久，尊者阿难游于金刚，住金刚村中。是时，尊者阿难无量百千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于是，尊者金刚子亦在众中。尊者金刚子心作是念：“

此尊者阿难，故是学人，未离欲耶？我宁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观尊者阿难心。”于是，尊者金刚子便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观尊者阿难心。尊者金刚子即知尊者阿难，故是学人而未离欲。

于是，尊者金刚子从三昧起，向尊者阿难而说颂曰：

“山林静思惟，涅槃令入心，

瞿昙禅无乱，不久息迹证。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受尊者金刚子教，离众独行，精进无乱。彼离众独行，精进无乱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彼即于现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尊者阿难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罗诃，尊者阿难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坐床上，下头未至枕顷，便断一切漏，得心解脱。”若尊者阿难作此说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难复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当结跏趺坐而般涅槃。”尊者阿难便结跏趺坐而般涅槃。若尊者阿难结跏趺坐而般涅槃，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薄拘罗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般涅槃后不久，尊者薄拘罗游王舍域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有一异学，是尊者薄拘罗未出家时亲善朋友，中后仿佯，往诣尊者薄拘罗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异学曰：“贤者薄拘罗，我欲有所问，为见听不？”

尊者薄拘罗答曰：“异学，随汝所问，闻已当思。”

异学问曰：“贤者薄拘罗，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几时？”

尊者薄拘罗答曰：“异学，我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。”

异学复问曰：“贤者薄拘罗，汝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颇忆曾行淫欲事耶？”

尊者薄拘罗语异学曰：“汝莫作是问，更问余事：贤者薄拘罗，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颇忆曾起欲想耶？异学，汝应作是问。”

于是，异学便作是语：“我今更问：贤者薄拘罗，汝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颇忆曾起欲想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薄拘罗因此异学问，便语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我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以此起贡高者，都无是想。”若尊者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未曾有欲想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持粪扫衣来八十年，若因此起贡高者，都无是相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簿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持粪扫衣来八十年，未曾忆受居士衣，未曾割截作衣，未曾请他比丘作衣，未曾用针缝衣，未曾持针缝囊，乃至一缕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簿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乞食来八十年，若因此起贡高者，都无是相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簿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乞食来八十年，未曾忆受居士请，未曾超越乞食，未曾从大家乞食于中当得净好极妙丰饶食啖含消，未曾视女人面，未曾忆入比丘尼坊中，未曾忆与比丘尼共相问讯，乃至道路亦不共语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：“诸贤，我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未曾忆畜沙弥，未曾忆为白衣说法，乃至四句颂亦不为说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于此正法、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，未曾有病，乃至弹指顷头痛者；未曾忆服药，乃至一片诃梨勒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结跏趺坐，于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树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簿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于三日夜中得三达证。”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复次，尊者薄拘罗作是说：“诸贤，我结跏趺坐而般涅槃。”尊者薄拘罗便结跏趺坐而般涅槃。若尊者薄拘罗结跏趺坐而般涅槃，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。

尊者薄拘罗所说如是，彼时异学及诸比丘闻所说已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阿修罗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兰若，在黄芦园。

尔时，婆罗逻阿修罗王、牟梨遮阿修罗子，色像巍巍，光耀暐晔，夜将向旦，往诣佛所，礼世尊足，却住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婆罗逻，大海中阿修罗无有衰退阿修罗寿、阿修罗色、阿修罗乐、阿修罗力？诸阿修罗乐大海中耶？”

婆罗逻阿修罗王、牟梨遮阿修罗子答曰：“世尊，我大海中诸阿修罗无有衰退于阿修罗寿、阿修罗色、阿修罗乐、阿修罗力，诸阿修罗乐大海中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婆罗逻，大海中有几未曾有法，令诸阿修罗见已乐中？”

婆罗逻答曰：“世尊，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云何为八？世尊，我大海从下至上，周回渐广，均调转上，以成于岸，其水常满，未曾流出。世尊，若我大海从下至上，周回渐广，均调转上，以成于岸，其水常满，未曾流出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一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潮未曾失时。世尊，若我大海潮未曾失时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二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水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。世尊，若我大海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三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水咸，皆同一味。世尊，若我大海水咸，皆同一味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四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中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玳瑁、赤石、琁珠。世尊，若我大海中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玳瑁、赤石、琁珠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五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中大神所居。大神名者，谓阿修罗、乾塔恕、罗刹、鱼摩竭、龟、鼍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罗、提帝麑伽罗。复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待！众生身体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至三百由廷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。世尊，若大海中大神所居。大神名者，谓阿修罗、乾塔恕、罗刹、鱼摩竭、龟、鼍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罗、提帝麑伽罗。复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持！众生身体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六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

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命终者，过夜风便吹著岸上。世尊，若我大海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命终者，过夜风便吹著岸上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七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舍本名，皆曰大海。世尊，若我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舍本名，皆曰大海者，是谓我大海中第八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世尊，是谓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诸阿修罗见已乐中。世尊，于佛正法、律中有几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中亦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云何为八？婆罗逻，如大海从下至上，周回渐广，均调转上，以成于岸，其水常满，未曾流出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渐作渐学，渐尽渐教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渐作渐学，渐尽渐教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一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潮，未曾失时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施设禁戒，诸族姓子乃至命尽，终不犯戒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施设禁戒，诸族姓子乃至命尽，终不犯戒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二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水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诸法甚深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诸法甚深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三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水咸，皆同一味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无欲为味，觉味、息味及道味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无欲为味，觉味、息味及道味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四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中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玳瑁、赤石、琁珠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支圣道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支圣道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五未

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中大神所居。大神名者，谓阿修罗、乾塔恕、罗刹、鱼摩竭、龟、鼍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罗、提帝麑伽罗。复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特！众生身体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圣众大神皆居其中。大神名者，谓阿罗诃、向阿罗诃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须陀洹、向须陀洹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圣众大神皆居其中。大神名者，谓阿罗诃、向阿罗诃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须陀洹、向须陀洹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六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命终者，过夜风便吹著岸上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圣众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不精进人恶生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彼虽随在圣众之中，然去圣众远，圣众亦复去离彼远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圣众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不精进人恶生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彼虽随在圣众之中，然去圣众远，圣众亦复去离彼远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七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复次，婆罗逻，如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舍本名，皆曰大海。婆罗逻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刹利种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彼舍本名，同曰沙门；梵志种、居士种、工师种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彼舍本名，同曰沙门。婆罗逻，若我正法、律中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彼舍本名，同曰沙门；梵志种、居士种、工师种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彼舍本名，同曰沙门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第八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

“婆罗逻，是谓正法、律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诸比丘见已乐中。婆罗逻，于意云何？若我正法、律中有八未曾有法，若汝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此二种未曾有法，何者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？”

婆罗逻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不及如来八未曾有法，不如千倍、万倍，不可比、不可喻、不可称、不可数，但世尊八未曾有法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！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婆罗逻阿修罗王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九 未曾有法品地动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金刚国，城名曰地。

尔时，彼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于是，尊者阿难见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

尊者阿难见已恐怖，举身毛竖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语尊者阿难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今地大动。如是，阿难，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有几因缘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有三因缘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云何为三？阿难，此地止水上，水止风上，风依于空。阿难，有时空中大风起，风起则水扰，水扰则地动，是谓第一因缘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心自在如意足，彼于地作小想，于水作无量想。彼因是故，此地随所欲、随其意，扰复扰，震复震。护比丘天亦复如是，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心自在如意足，彼于地作小想，于水作无量想。彼因是故，此地随所欲、随其意，扰复扰，震复震，是谓第二因缘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如来不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，由是之故，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，是谓第三因缘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闻是语已，悲泣涕零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成就功德，得未曾有法。所以者何？谓如来不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，是时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”

世尊语尊者阿难曰：“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甚奇！甚特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成就功德，得未曾有法。所以者何？谓如来不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，是时令地大动，地大动时，四面大风起，四方彗星出，屋舍墙壁皆崩坏尽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我往诣无量百千刹利众，共坐谈论，令可彼意。共坐定已，如彼色像，我色像亦然；如彼音声，我音声亦然；如彼威仪礼节，我威仪礼节亦然。若彼问义，我答彼义。复次，我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彼处没。我既没已，彼不知谁？为人？为非人？阿难，如是甚奇！甚特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成就功德，得未曾有法，如是梵志众、居士众、沙门众。

“阿难，我往诣无量百千四王天众，共坐谈论，令可彼意。共坐定已，如彼色像，我色像亦然；如彼音声，我音声亦然；如彼威仪礼节，我威仪礼节亦然。若彼问义，我答彼义。复次，我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彼处没。我既没已，彼不知谁？为天？为异天？阿难，如是甚奇！甚特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成就功德，得未曾有法。如是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哆天、化乐天、他化乐天、梵身天、梵富楼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晃昱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无罣碍天、受福天、果实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。

“阿难，我往诣无量百千色究竟天众，共坐谈论，令可彼意。其坐定已，如彼色像，我色像亦然；如彼音声，我音声亦然；如彼威仪礼节，我威仪礼节亦然。若彼问义，我答彼义。复次，我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彼处没。我既没已，彼不知谁？为天？为异天？阿难，如是甚奇！甚特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成就功德，得未曾有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瞻波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瞻波，在恒伽池边。

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。世尊坐已，即便入定，以他心智观察众心；观众心已，至初夜竟，默然而坐。

于是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已讫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

于是，世尊复至中夜默然而坐。彼一比丘再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已过，中夜将讫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世尊亦再默然不答。

于是，世尊复至后夜默然而坐。彼一比丘三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既过，中夜复讫，后夜垂尽，将向欲明，明出不久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于此众中，有一比丘已为不净。”彼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，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便作是念：“世尊为何比丘而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？我宁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。”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，观察众心，尊者大目揵连便知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。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，至彼比丘前，牵臂将出，开门置外：“痴人远去！莫于此住！不复得与比丘众会，从今已去，非是比丘。”闭门下钥，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，我已逐出。世尊，初夜既过，中夜复讫，后夜垂尽，将向欲明，明出不久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彼愚痴人当得大罪，触娆世尊及比丘众。大目揵连，若使如来在不净众说从解脱者，彼人则便头破七分，是故大目揵连，汝等从今已后说从解脱，如来不复说从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大目揵连，如彼大海，从下至上，周回渐广，均调转上，以成于岸，其水常满，未曾流出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渐作渐学，渐尽渐教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渐作渐学，渐尽渐教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大海潮，未曾失时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施设禁戒，诸族姓子乃至命尽，终不犯戒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施设禁戒，诸族姓子乃至命尽，终不犯戒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大海水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诸法甚深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诸法甚深，甚深无底，极广无边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海水咸，皆同一味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无欲为味，觉味、息味及道味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无欲为味，觉味、息味及道味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大海中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砗磲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玳瑁、赤石、琁珠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支圣道

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多有珍宝，无量贵异，种种珍琦，充满其中。珍宝名者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支圣道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大海中，大神所居。大神名者，谓阿修罗、乾沓恕、罗刹、鱼摩竭、龟、鼈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罗、提帝麑伽罗。复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特！众生身体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圣众大神皆居其中。大神名者，谓阿罗诃、向阿罗诃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须陀洹、向须陀洹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圣众大神皆居其中。大神名者，谓阿罗诃、向阿罗诃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须陀洹、向须陀洹者，是谓我正法、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大海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命终者，过夜风便吹著岸上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圣众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不精进人恶生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彼虽随在圣众之中，然去圣众远，圣众亦复去离彼远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圣众清净，不受死尸；若有不精进人恶生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，彼虽随在圣众之中，然去圣众远，圣众亦复去离彼远者，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目揵连，如彼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：一曰、恒伽，二曰、摇尤那，三曰、舍劳浮，四曰、阿夷罗婆提，五曰、摩企。皆入大海，及大海中龙水从空雨堕，滴如车轴，是一切水不能令大海有增减也。大目揵连，我正法、律亦复如是，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不移动心解脱，自作证成就游。大目揵连，不移动心解脱，于我正法、律中无增无减，如是梵志种、居士种、工师种、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不移动心解脱，自作证成就游。大目揵连，不移动心解脱，于我正法、律中无增无减。大目揵连，若我正法、律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不移动心解脱，自作证成就游。大目揵连，不移动心解脱，于我正法、律中无增无减。如是梵志种、居士种、工师种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不移动心解脱，自作证成就游。大目揵连，不移动心解脱，于我正法、律中无增无减者，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郁伽长者经上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舍离，住大林中。

尔时，郁伽长者唯妇女侍从，在诸女前从鞞舍离出。于鞞舍离大林中间唯作女妓，娱乐如王。于是郁伽长者饮酒大醉，舍诸妇女，至大林中。郁伽长者饮酒大醉，遥见世尊在林树间，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暐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成就调御，息心静默。彼见佛已，即时醉醒。郁伽长者醉既醒已，便往诣佛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，闻者欢悦，谓说施、说戒、说生天法，毁呰欲为灾患，生死为秽，称叹无欲为妙，道品白净。世尊为彼说如是法已，佛知彼有欢喜心、具足心、柔软心、堪耐心、胜上心、一向心、无疑心、无盖心，有能、有力堪受正法，谓如诸佛说正法要，世尊即为彼说苦、集、灭、道。彼时郁伽长者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犹如白素，易染为色；郁伽长者亦复如是，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

于是，郁伽长者已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从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我从今日，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。”

郁伽长者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已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还归其家，即集诸妇人，集已，语曰：“汝等知不？我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。汝等欲得住于此者，便可住此，行施作福；若不欲住者，各自还归；若汝欲得嫁者，我当嫁汝。”

于是，最大夫人白郁伽长者：“若尊从佛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者，便可以我与彼某甲。”

郁伽长者即为呼彼人，以左手执大夫人臂，右手执金澡罐，语彼人曰：“我今以大夫人与汝作妇。”

彼人闻已，便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白郁伽长者：“长者欲杀我耶？长者欲杀我耶？”

长者答曰：“我不杀汝，然我从佛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，是故我以最大夫人与汝作妇耳！”郁伽长者已与大夫人，当与、与时都无悔心。

是时，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，于中咨嗟称叹郁伽长者，“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。”

于是，有一比丘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往诣郁伽长者家。郁伽长者遥见比丘来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比丘白曰：“尊者善来！尊者久不来此，愿坐此床。”彼时，比丘即坐其床。郁伽长者礼比丘足，却坐一面。

比丘告曰：“长者，汝有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谓世尊为汝无量百千大众围绕，于中咨嗟称叹：‘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。’长者，汝有何法？”

郁伽长者答比丘曰：“尊者，世尊初不说异，然我不知世尊为何因说，但尊者听，谓我有法。一时，世尊游鞞舍离，住大林中。尊者，我于尔时唯妇女侍从，我最在前，出鞞舍离，于鞞舍离大林中间唯作女妓，娱乐如王。尊者，我于尔时饮酒大醉，舍诸妇女，至大林中。尊者，我时大醉，遥见世尊在林树间，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晖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成就调御，息心静默。我见佛已，即时醉醒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醉醒已，便往诣佛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世尊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无量方便为我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，闻者欢悦，谓说施、说戒、说生天法，毁呰欲为灾患，生死为秽，称叹无欲为妙，道品白净。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，佛知我有欢喜心、具足心、柔软心、堪耐心、胜上心、一向心、无疑心、无盖心，有能、有力堪受正法，谓如诸佛说正法要，世尊即为我说苦、集、灭、道。我尔时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犹如白素，易染为色。尊者，我亦如是，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从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。尊者，我尔时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：‘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我从今日，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。尊者，若我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，未曾知已犯戒。’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尔时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戒已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还归其家，集诸妇女，集已，语曰：‘汝等知不？我从世尊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。汝等欲得住于此者，便可住此，行施作福；若不欲

住者，各自还归；若汝欲得嫁者，我当嫁汝。’于是，最大夫人来白我曰：‘若尊从佛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者，便可以我与彼某甲。’尊者，我尔时即为呼彼人，以左手执大夫人臂，右手执金澡罐，语彼人曰：‘我今以大夫人与汝作妇。’彼人闻已，便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而白我曰：‘长者欲杀我耶？长者欲杀我耶？’尊者，我语彼曰：‘不欲杀汝，然我从佛自尽形寿，梵行为首，受持五戒，是故我以最大夫人与汝作妇耳！’尊者，我已与大夫人，当与、与时都无悔心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诣众园时，若初见一比丘，便为作礼；若彼比丘经行者，我亦随经行；若彼坐者，我亦于一面坐。坐已听法，彼尊为我说法，我亦为彼尊说法；彼尊问我事，我亦问彼尊事；彼尊答我事，我亦答彼尊事。尊者，我未曾忆轻慢上中下长老上尊比丘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，天住虚空而告我曰：‘长者，此是阿罗诃，此是向阿罗诃，此是阿那含，此是向阿那含，此是斯陀含，此是向斯陀含，此是须陀洹，此是向须陀洹，此精进，此不精进。’尊者，我施比丘众时，未曾忆有分别意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，有天住虚空中而告我曰：‘长者，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世尊善说法，如来圣众善趣向。’尊者，我不从彼天信，不从彼欲乐，不从彼所闻，但我自有净智，知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世尊善说法，如来圣众善趣向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尊者，我不但有是法。复次，尊者，谓佛所说五下分结，贪欲、瞋恚、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我见此五，无一不尽令缚我还此世间，入于胎中。尊者，我有是法。”

比丘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郁伽长者白比丘曰：“愿尊在此食！”

比丘为郁伽长者故，默然受请。郁伽长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，即从座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自手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竟，持一小床，别坐听法。比丘为长者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

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谓与郁伽长者本所共论，尽向佛广说。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以是故，咨嗟称叹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郁伽长者经下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般涅槃后不久，众多上尊长老比丘游鞞舍离，在猕猴水边高楼台观。

尔时，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，谓与远来客食，与行人、病人、瞻病者食，常设粥食，常设饭食，供给守僧园人，常请二十众食，五日都请比丘众食，施设如是大施。复于海中有一舶船，载满货还，价值百千，一时没失。众多上尊长老比丘闻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，谓与远来客食，与行人、病人、瞻病者食，常设粥食，常设饭食，供给守僧园人，常请二十众食，五日都请比丘众食；闻已共作是议：“诸贤，谁能往语郁伽长者：‘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’？”彼作是念：“尊者阿难是佛侍者，受世尊教，佛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阿难能往语郁伽长者：‘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。’诸贤，我等共往诣尊者阿难所，说如此事。”

于是，众多上尊长老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语曰：“贤者阿难知不？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，谓与远来客食，与行人、病人、瞻病者食，常设粥食，常设饭食，供给守僧园人，常请二十众食，五日都请比丘众食，施设如是大施。复于海中有一舶船，载满货还，价值百千，一时没失。我等共作是议：‘谁能往语郁伽长者而作是语：“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”？’复作是念：‘尊者阿难是佛侍者，受世尊教，佛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阿难能往语郁伽长者：“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。”’贤者阿难可往诣郁伽长者而语彼曰：‘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。’”

尊者阿难白诸长老上尊比丘曰：“诸尊，郁伽长者其性严整，若自为语者，倘能致大不喜。诸尊，我为谁语？”

诸长老上尊比丘答曰：“贤者，称比丘众语，称比丘众语已，彼无所言。”尊者阿难便默然受诸长老上尊比丘命。于是，诸长老上尊比丘知尊者阿难默然许已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阿难，各自还去。

尊者阿难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往诣郁伽长者家。郁伽长者遥见尊者阿难来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阿难，白曰：“善来尊者阿难！尊者阿难久不来此，愿坐

此床。”尊者阿难即坐其床，郁伽长者礼尊者阿难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阿难告曰：“长者知不？长者施设如是大施，与远来客食，与行人、病人、瞻病者食，常设粥食，常设饭食，供给守僧园人，常请二十众食，五日都请比丘众食，施设如是大施。复于海中有一舶船，载满货还，价值百千，一时没失。长者可止！勿复布施！长者后自当知。”

长者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为是谁语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长者，我宣比丘众语。”

长者白曰：“若尊者阿难宣比丘众语者，无所复论；若自语者，或能致大不喜。尊者阿难，若我如是舍与，如是惠施，一切财物皆悉竭尽，但使我愿满，如转轮王愿。”

尊者阿难问曰：“长者云何转轮王愿？”

长者答曰：“尊者阿难，村中贫人作是念：‘令我于村中最富。’即是彼愿。村中富人作是念：‘令我于邑中最富。’即是彼愿。邑中富人作是念：‘令我于城中最富。’即是彼愿。城中富人作是念：‘令我于城中作宗正。’即是彼愿。城中宗正作是念：‘令我作国相。’即是彼愿。国相作是念：‘令我作小王。’即是彼愿。小王作是念：‘令我作转轮王。’即是彼愿。转轮王作是念：‘令我如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谓无上梵行讫，令我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即是彼愿。尊者阿难，若我如是舍与，如是惠施，一切财物皆悉竭尽，但使我愿满，如转轮王愿。尊者阿难，我有是法。”

尊者阿难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复次，尊者阿难，我不但有是法，尊者阿难，我诣僧园时，若初见一比丘，便为作礼；若彼比丘经行者，我亦随经行；若彼坐者，我亦于一面坐。坐已听法，彼尊为我说法，我亦为彼尊说法；彼尊问我事，我亦问彼尊事；彼尊答我事，我亦答彼尊事。尊者阿难，我未曾忆轻慢上中下长老上尊比丘。尊者阿难，我有是法。”

尊者阿难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复次，尊者阿难，我不但有是法，尊者阿难，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，天住虚空而告我曰：‘长者，此是阿罗诃，此是向阿罗诃，此是阿那含，此是向阿那含，此是斯陀含，此是向斯陀含，此是须陀洹，此是向须陀洹，此是精进，此不精进。’尊者阿难，我施比丘众时未曾忆有分别意。尊者阿难，我有是法。”

尊者阿难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希！甚特！”

“复次，尊者阿难，我不但有是法，尊者阿难，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，天住虚空而告我曰：‘长者，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世尊善说法，如来圣众善趣向。’我不从彼天信，不从彼欲乐，不从彼所闻，但我自有净智，知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世尊善说法，如来圣众善趣向。尊者阿难，我有是法。”

尊者阿难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“复次，尊者阿难，我不但有是法，尊者阿难，我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尊者阿难，我有是法。”

尊者阿难叹曰：“长者，若有是法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于是郁伽长者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愿在此食。”

尊者阿难为郁伽长者故，默然受请。郁伽长者知尊者阿难默然受已，即从座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自手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，别坐听法。尊者阿难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尊者阿难所说如是，郁伽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手长者经上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阿逻鞞伽逻，在恕林中。

尔时，手长者与五百大长者俱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五百长者亦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告曰：“手长者，汝今有此极大众。长者，汝以何法摄此大众？”

彼时手长者白曰：“世尊，谓有四事摄，如世尊说：一者、惠施，二者、爱言，三者、以利，四者、等利。世尊，我以此摄于大众，或以惠施，或以爱言，或以利，或以等利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手长者，汝能以如法摄于大众，又以如门摄于大众，以如因缘摄于大众。手长者，若过去有沙门、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，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。手长者，若有未来沙门、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，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。手长者，若有现在沙门、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，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。”

于是，世尊为手长者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于是，手长者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尔时，三十三天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手长者：“诸贤，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

于是，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，光耀暐晔，夜将向旦，往诣手长者家，告曰：“长者，汝有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今三十三天为长者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：‘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抑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’”

是时，手长者默然不语，不观、不视毗沙门大天王。所以者何？以尊重定、守护定故。

尔时，世尊于无量百千众中，咨嗟称叹手长者：“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。彼手长者，我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我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

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今三十三天为彼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：‘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’

“今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，光耀暐晔，夜将向旦，诣手长者家，告曰：‘长者，汝有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今三十三天为长者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：“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’”

于是，有一比丘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往诣手长者家。手长者遥见比丘来，即从坐起，叉手向比丘白曰：“尊者善来！尊者久不来此，愿坐此床。”彼时比丘即坐其床，手长者礼比丘足，却坐一面。

比丘告曰：“长者，汝有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为汝于无量百千众中，咨嗟称叹手长者：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。手长者我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我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今三十三天为彼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：‘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

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’

“于是，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，光耀暐晔，夜将向旦，诣手长者家，告曰：‘长者，汝有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今三十三天为手长者集在法堂，咨嗟称叹：“手长者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彼手长者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到外门已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中门、内门及入在内，若有人者尽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升堂敷床，结跏趺坐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”’是时，手长者默然不语，亦不观视毗沙门大天王。所以者何？以尊重定、守护定故。”

于是，手长者白比丘曰：“尊者，是时无白衣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无白衣也。”又问曰：“若有白衣者，当有何咎？”

长者答曰：“尊者，或有不信世尊语者，彼当长夜不义不忍，生极恶处，受苦无量；若有信佛语者，彼因此事故，便能尊重恭敬礼事我。尊者，我亦不欲令尔也。尊者，愿在此食。”

彼比丘为手长者故，默然受请。手长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，即从座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自手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，别坐听法。彼比丘为手长者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谓与手长者本所共论，尽向佛说。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以是故，称说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。复次，汝等当知，手长者复有第八未曾有法：手长者无求无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手长者经下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阿逻鞞伽逻，在恕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手长者有八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八？手长者有少欲、有信、有惭、有愧、有精进、有念、有定、有慧。

“手长者有少欲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自少欲，不欲令他知我少欲。有信、有惭、有愧、有精进、有念、有定、有慧，手长者自有慧，不欲令他知我有慧。手长者有少欲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信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得信坚固，深著如来，信根已立，终不随外沙门、梵志、若天、魔、梵及余世间。手长者有信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惭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常行惭耻，可惭知惭，恶不善法，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手长者有惭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愧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常行羞愧，可愧知愧，恶不善法，秽污烦恼，受诸恶报，造生死本。手长者有愧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精进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常行精进，除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。手长者有精进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念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观内身如身，观内觉、心、法如法。手长者有念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定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手长者有定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慧者，此何因说？手长者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手长者有慧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手长者有八未曾有法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品第四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 习相应品第五（有十六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何义、不思、念、惭二，戒敬各二及本际，

二食、尽智、说涅槃，弥醯、即为比丘说。

习相应品何义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持戒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持戒者，令不悔义。阿难，若有持戒者，便得不悔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不悔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不悔者，令欢悦义。阿难，若有不悔者，便得欢悦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欢悦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欢悦者，令喜义。阿难，若有欢悦者，便得喜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喜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喜者，令止义。阿难，若有喜者，便得止身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止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止者，令乐义。阿难，若有止者，便得觉乐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乐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乐者，令定义。阿难，若有乐者，便得定心。

复问：“世尊，定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定者，令见如实、知如真义。阿难，若有定者，便得见如实、知如真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见如实、知如真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见如实、知如真者，令厌义。阿难，若有见如实、知如真者，便得厌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厌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厌者，令无欲义。阿难，若有厌者，便得无欲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无欲为何义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无欲者，令解脱义。阿难，若有无欲者，便得解脱一切淫、怒、痴。是为，阿难，因持戒便得不悔，因不悔便得欢悦，因欢悦便得喜，因喜便得止，因止便得乐，因乐便得定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因定便得见如实、知如真，因见如实、知如真便得厌，因厌便得无欲，因无欲便得解脱，因解脱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难，是为法法相益，法法相因，如是此戒趣至第一，

谓度此岸，得至彼岸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不思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持戒者不应思，令我不悔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持戒者便得不悔。阿难，有不悔者不应思，令我欢悦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不悔者便得欢悦。阿难，有欢悦者不应思，令我喜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欢悦者便得喜。阿难，有喜者不应思，令我止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喜者便得止身。阿难，有止者不应思，令我乐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止者便得觉乐。阿难，有乐者不应思，令我定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乐者便得定心。阿难，有定者不应思，令我见如实、知如真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定者便得见如实、知如真。阿难，有见如实、知如真者不应思，令我厌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见如实、知如真者便得厌。阿难，有厌者不应思，令我无欲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厌者便得无欲。阿难，有无欲者不应思，令我解脱。阿难，但法自然，有无欲者便得解脱一切淫、怒、痴。

“阿难，是为因持戒便得不悔，因不悔便得欢悦，因欢悦便得喜，因喜便得止，因止便得乐，因乐便得定心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有定心者便见如实、知如真，因见如实、知如真便得厌，因厌便得无欲，因无欲便得解脱，因解说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难，是为法法相益，法法相因，如是此戒趣至第一，谓度此岸，得至彼岸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念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多忘，无正智，便害正念正智；若无正念正智，便害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

“若比丘不多忘，有正智，便习正念正智；若有正念正智，便习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惭愧经上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无惭无愧，便害爱恭敬；若无爱恭敬，便害其信；若无其信，便害正思惟；若无正思惟，便害正念正智；若无正念正智，便害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

“若比丘有惭有愧，便习爱恭敬；若有爱恭敬，便习其信；若有其信，便习正思惟；若有正思惟，便习正念正智；若有正念正智，便习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惭愧经下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若比丘无惭无愧，便害爱恭敬；若无爱恭敬，便害其信；若无其信，便害正思惟；若无正思惟，便害正念正智；若无正念正智，便害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诸贤，犹如有树，若害外皮，则内皮不成；内皮不成，则茎、干、心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皆不得成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无惭无愧，便害爱恭敬；若无爱恭敬，便害其信；若无其信，便害正思惟；若无正思惟，便害正念正智；若无正念正智，便害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

“诸贤，比丘有惭有愧，便习爱恭敬；若有爱恭敬，便习其信；若有其信，便习正思惟；若有正思惟，便习正念正智；若有正念正智，便习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诸贤，犹如有树，不害外皮，则内皮得成；内皮得成，则茎、干、心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皆得成就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有惭有愧，便习爱恭敬；若有爱恭敬，便习其信；若有其信，便习正思惟；若有正思惟，便习正念正智，若有正念正智，便习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戒经上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犯戒，便害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

“若比丘持戒，便习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戒经下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若比丘犯戒，便害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诸贤，犹如有树，若害根者，则茎、干、心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皆不得成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有犯戒，便害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无解脱，便害涅槃。

“诸贤，若比丘持戒，便习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涅槃。诸贤，犹如有树，若不害根者，则茎、干、心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皆得成就。诸贤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有持戒，便习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使习涅槃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恭敬经上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当行恭敬及善观，敬重诸梵行人。

“若比丘不行恭敬、不善观、不敬重诸梵行已，具威仪法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威仪法已，具学法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学法已，具戒身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戒身已，具定身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定身已，具慧身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慧身已，具解脱身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解脱身已，具解脱知见身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解脱知见身已，具涅槃者，必无是处。

“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观，敬重诸梵行已，具威仪法者，必有是处；具威仪法已，具学法者，必有是处；具学法已，具戒身者，必有是处；具戒身已，具定身者，必有是处；具定身已，具慧身者，必有是处；具慧身已，具解脱身者，必有是处；具解脱身已，具解脱知见身者，必有是处；具解脱知见身已，具涅槃者，必有是处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恭敬经下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当行恭敬及善观，敬重诸梵行人。若比丘不行恭敬、不善观、不敬重诸梵行已，具威仪法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威仪法已，具学法者，必无是处；不具学法已，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不具解脱已，具涅槃者，必无是处。

“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观，敬重诸梵行已，具威仪法者，必有是处；具威仪法已，具学法者，必有是处；具学法已，具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具解脱已，具涅槃者，必有是处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本际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爱者，其本际不可知：本无有爱，然今生有爱。便可得知：所因有爱。有爱者，则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有爱习？答曰：无明为习。无明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无明习？答曰：五盖为习。五盖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五盖习？答曰：三恶行为习。三恶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三恶行习？答曰：不护诸根为习。

“不护诸根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护诸根习？答曰：不正念、不正智为习。不正念、不正智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正念、不正智习？答曰：不正思惟为习。不正思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正思惟习？答曰：不信为习。不信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信习？答曰：闻恶法为习。闻恶法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闻恶法习？答曰：亲近恶知识为习。亲近恶知识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亲近恶知识习？答曰：恶人为习。

“是为具恶人已，便具亲近恶知识；具亲近恶知识已，便具闻恶法；具闻恶法已，便具生不信；具生不信已，便具不正思惟；具不正思惟已，便具不正念、不正智；具不正念、不正智已，便具不护诸根；具不护诸根已，便具三恶行；具三恶行已，使具五盖

；具五盖已，便具无明；具无明已，便具有爱。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。

“明、解脱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明、解脱习？答曰：七觉支为习。七觉支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七觉支习？答曰：四念处为习。四念处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四念处习？答曰：三妙行为习。三妙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三妙行习？答曰：护诸根为习。

“护诸根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护诸根习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习。正念、正智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念、正智习？答曰：正思惟为习。正思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思惟习？答曰：信为习。信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信习？答曰：闻善法为习。闻善法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闻善法习？答曰：亲近善知识为习。亲近善知识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亲近善知识习？答曰：善人为习。

“是为具善人已，便具亲近善知识；具亲近善知识已，便具闻善法；具闻善法已，便具生信；具生信已，便具正思惟；具正思惟已，便具正念、正智；具正念、正智已，便具护诸根；具护诸根已，便具三妙行；具三妙行已，便具四念处；具四念处已，便具七觉支；具七觉支已，便具明、解脱。如是此明、解脱展转具成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食经上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爱者，其本际不可知：本无有爱，然今生有爱。便可得知：所因有爱。有爱者，则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有爱食？答曰：无明为食。无明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无明食？答曰：五盖为食。五盖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五盖食？答曰：三恶行为食。三恶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恶行食？答曰：不护诸根为食。

“不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护诸根食？答曰：不正念、不正智为食。不正念、不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念、不正智食？答曰：不正思惟为食。不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不信为食。不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信食？答曰：闻恶法为食。闻恶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恶法食？答曰：亲近恶知识为食。亲近恶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恶知识食？答曰：恶人为食。

“是为具恶人已，便具亲近恶知识；具亲近恶知识已，便具闻恶法；具闻恶法已，便具生不信；具生不信已，便具不正思惟；具不正思惟已，便具不正念、不正智；具不正念、不正智已，便具不护诸根；具不护诸根已，便具三恶行；具三恶行已，便具五盖；具五盖已，便具无明；具无明已，便具有爱。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。

“大海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海食？答曰：大河为食。大河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河食？答曰：小河为食。小河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小河食？答曰：大川为食。大川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川食？答曰：小川为食。小川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小川食？答曰：山岩溪涧、平泽为食。山岩溪涧、平泽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山岩溪涧、平泽食？答曰：雨为食。有时大雨，大雨已，则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；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已，则小川满；小川满已，则大川满；大川满已，则小河满；小河满已，则大河满；大河满已，则大海满。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。

“如是有爱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有爱食？答曰：无明为食。无明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无明食？答曰：五盖为食。五盖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五盖食？答曰：三恶行为食。三恶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恶行食？答曰：不护诸根为食。不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护诸根食？答曰：不正念、不正智为食。不正念、不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念、不正智食？答曰：不正思惟为食。不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不信为食。不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信食？答曰：闻恶法为食。闻恶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恶法食？答曰：亲近恶知识为食。亲近恶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恶知识食？答曰：恶人为食。

“是为其恶人已，便具亲近恶知识；具亲近恶知识已，便具闻恶法；具闻恶法已，便具生不信；具生不信已，便具不正思惟；具不正思惟已，便具不正念、不正智；具不正念、不正智已，便具不护诸根；具不护诸根已，便具三恶行；具三恶行已，便具五盖；具五盖已，便具无明；具无明已，便具有爱。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。

“明、解脱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明解脱食？答曰：七觉支为食。七觉支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七觉支食？答曰：四念处为食。四念处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四念处食？答曰：三妙行为食。三妙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妙行食？答曰：护诸根为食。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护诸根食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食。正念、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念、正智食？答曰：正思惟为食。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信为食。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信食？答曰：闻善法为食。闻善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善法食？答曰：亲近善知识为食。亲近善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善知识食？答曰：善人为食。

“是为具善人已，便具亲近善知识；具亲近善知识已，便具闻善法；具闻善法已，便具生信；具生信已，便具正思惟；具正思惟已，便具正念、正智；具正念、正智已，便具护诸根；具护诸根已，便具三妙行；具三妙行已，便具四念处；具四念处已，便具七觉支；具七觉支已，便具明、解脱。如是此明、解脱展转具成。

“大海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海食？答曰：大河为食。大河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河食？答曰：小河为食。小河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小河食？答曰：大川为食。大川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川食？答曰：小川为食。小川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小川食？答曰：山岩溪涧、平泽为食。山岩溪涧、平泽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山岩溪涧、平泽食？答曰：雨为食。有时大雨，大雨已，则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；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已，则小川满；小川满已，则大川满；大川满已，则小河满；小河满已，则大河满；大河满已，则大海满。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。

“如是明、解脱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明、解脱食？答曰：七觉支为食。七觉支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七觉支食？答曰：四念处为食。四念处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四念处食？答曰：三妙行为食。三妙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妙行食？答曰：护诸根为食。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护诸根食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食。正念、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念、正智食？答曰：正思惟为食。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信为食。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信食？答曰：闻善法为食。闻善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善法食？答曰：亲近善知识为食。亲近善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善知识食？答曰：善人为食。

“是为具善人已，便具亲近善知识；具亲近善知识已，便具闻善法；具闻善法已，便具生信；具生信已，便具正思惟；具正思惟已，便具正念、正智；具正念、正智已，便具护诸根；具护诸根已，便具三妙行；具三妙行已，便具四念处；具四念处已，便具七觉支；具七觉支已，便具明、解脱。如是此明、解脱展转具成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食经下第十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爱者，其本际不可知：本无有爱，然今生有爱。便可得知：所因有爱。有爱者，则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有爱食？答曰：无明为食。无明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无明食？答曰：五盖为食。五盖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五盖食？答曰：三恶行为食。三恶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恶行食？答曰：不护诸根为食。不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护诸根食？答曰：不正念、不正智为食。

“不正念、不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念、不正智食？答曰：不正思惟为食。不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不信为食。不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不信食？答曰：闻恶法为食。闻恶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恶法食？答曰：亲

近恶知识为食。亲近恶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恶知识食？答曰：恶人为食。

“大海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海食？答曰：雨为食。有时大雨，大雨已，则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；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已，则小川满；小川满已，则大川满；大川满已，则小河满；小河满已，则大河满；大河满已，则大海满。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。

“如是具恶人已，便具亲近恶知识；具亲近恶知识已，便具闻恶法；具闻恶法已，便具生不信；具生不信已，便具不正思惟；具不正思惟已，便具不正念、不正智；具不正念、不正智已，便具不护诸根；具不护诸视已，便具三恶行；具三恶行已，便具五盖；具五盖已，便具无明；具无明已，便具有爱。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。

“明、解脱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明、解脱食？答曰：七觉支为食。七觉支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七觉支食？答曰：四念处为食。四念处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四念处食？答曰：三妙行为食。三妙行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三妙行食？答曰：护诸根为食。护诸根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护诸根食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食。

“正念、正智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念、正智食？答曰：正思惟为食。正思惟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正思惟食？答曰：信为食。信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信食？答曰：闻善法为食。闻善法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闻善法食？答曰：亲近善知识为食。亲近善知识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亲近善知识食？答曰：善人为食。

“大海亦有食，非无食。何谓大海食？答曰：雨为食。有时大雨，大雨已，则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；山岩溪涧、平泽水满已，则小川满；小川满已，则大川满；大川满已，则小河满；小河满已，则大河满；大河满已，则大海满。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。

如是善人具已，便具亲近善知识；具亲近善知识已，便具闻善法；具闻善法已，便具生信；具生信已，便具正思惟；具正思惟已，便具正念、正智；具正念、正智已，便具护诸根；具护诸根已，便具三妙行；具三妙行已，便具四念处；具四念处已，便具七觉支；具七觉支已，便具明、解脱。如是此明、解脱展转具成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尽智经第十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摩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知有见者，便得漏尽，非不知，非不见。云何知见便得漏尽？谓知见苦如真，便得漏尽；知见苦集、知见苦灭、知见苦灭道如真，便得漏尽。尽智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尽智习？答曰：解脱为习。解脱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解脱习

？答曰：无欲为习。无欲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无欲习？答曰：厌为习。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厌习？答曰：见如实、知如真为习。见如实、知如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见如实、知如真习？答曰：定为习。定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定习？答曰：乐为习。乐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乐习？答曰：止为习。止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止习？答曰：喜为习。喜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喜习？答曰：欢悦为习。欢悦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欢悦习？答曰：不悔为习。

“不悔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悔习？答曰：护戒为习。护戒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护戒习？答曰：护诸根为习。护诸根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护诸根习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习。正念、正智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念、正智习？答曰：正思惟为习。正思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思惟习？答曰：信为习。信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信习？答曰：观法忍为习。观法忍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观法忍习？答曰：玩诵法为习。玩诵法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玩诵法习？答曰：受持法为习。受持法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受持法习？答曰：观法义为习。观法义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观法义习？答曰：耳界为习。耳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耳界习？答曰：闻善法为习。闻善法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闻善法习？答曰：往诣为习。往诣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往诣习？答曰：奉事为习。

“若有奉事善知识者，未闻便闻，已闻便利。如是善知识若不奉事者，便害奉事习；若无奉事，便害往诣习；若无往诣，便害闻善法习；若不闻善法，便害耳界习；若无耳界，便害观法义习；若无观法义，便害受持法习；若无受持法，便害玩诵法习；若无玩诵法，便害观法忍习；若无观法忍，便害信习；若无信，便害正思惟习；若无正思惟，便害正念、正智习；若无正念、正智，便害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习；若无解脱，便害尽智习。

“若奉事善知识者，未闻便闻，已闻便利。如是善知识，若奉事者，便习奉事；若有奉事，便习往诣；若有往诣，便习闻善法；若有闻善法，便习耳界；若有耳界，便习观法义；若有观法义，便习受持法；若有受持法，便习玩诵法；若有玩诵法，便习观法忍；若有观法忍，便习信；若有信，便习正思惟；若有正思惟，便习正念、正智；若有正念、正智，便习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若有解脱，便习尽智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涅槃经第十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涅槃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涅槃习？答曰：解脱为习。解脱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解说习？答曰：无欲为习。无欲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无欲习？答曰：厌为习。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厌习？答曰：见如实、知如真为习。见如实、知如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见如实、知如真习？答曰：定为习。定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定习？答曰：乐为习。乐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乐习？答曰：止为习。止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止习？答曰：喜为习。喜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喜习？答曰：欢悦为习。欢悦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欢悦习？答曰：不悔为习。不悔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不悔习？答曰：护戒为习。护戒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护戒习？答曰：护诸根为习。

“护诸根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护诸根习？答曰：正念、正智为习。正念、正智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念、正智习？答曰：正思惟为习。正思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正思惟习？答曰：信为习。信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信习？答曰：苦为习。苦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苦习？答曰：老死为习。老死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老死习？答曰：生为习。生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生习？答曰：有为习。有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有习？答曰：受为习。受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受习？答曰：爱为习。爱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爱习？答曰：觉为习。觉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觉习？答曰：更乐为习。更乐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更乐习？答曰：六处为习。六处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六处习？答曰：名色为习。名色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名色习？答曰：识为习。识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识习？答曰：行为习。行亦有习，非无习。何谓行习？答曰：无明为习。

“是为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处，缘六处更乐，缘更乐觉，缘觉爱，缘爱受，缘受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死，缘老死苦。习苦，便有信；习信，便有正思惟；习正思惟，便有正念正智；习正念正智，便有护诸根、护戒、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、见如实、知如真、厌、无欲、解脱；习解脱，便得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弥醯经第十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摩竭陀国，在阇斗村莽柰林窟。

尔时，尊者弥醯为奉侍者。于是，尊者弥醯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阇斗村而行乞食。乞食已竟，往至金鞞河边，见地平正，名好柰林；金鞞河水极妙可乐，清泉徐流，冷暖和适。见已欢喜，便作是念：“此地平正，名好柰林；金鞞河水极妙可乐，清泉徐流，冷暖和适。若族姓子欲学断者，当于此处；我亦有所断，宁可在此静处学断耶？”

于是，弥醯食讫，中后摄衣钵已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平旦著衣持钵，入阇斗村而行乞食。乞食已竟，往至金鞞河边，见地平正，名好柰林；金鞞河水极妙可乐，清泉徐流，冷暖和适。我见喜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地平正，名好柰林；金鞞河水极妙可乐，清泉徐流，冷暖和适。若族姓子欲学断者，当于此处；我亦有所断，宁可在此静处学断耶？’世尊，我今欲往至彼柰林静处学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弥醯，汝今知不？我独无人，无有侍者，汝可小住，须比丘来为吾侍者，汝便可去，至彼柰林静处而学。”

尊者弥醯乃至再三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欲往至彼柰林静处学断。”

世尊亦复再三告曰：“弥醯，汝今知不？我独无人，无有侍者，汝可小住，须比丘来为吾侍者，汝便可去，至彼柰林静处而学。”

弥醯复白曰：“世尊无为无作，亦无所观。世尊，我有为有作而有所观。世尊，我至彼柰林静处学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弥醯，汝欲求断者，我复何言？弥醯汝去，随意所欲。”于是，尊者弥醯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而善诵习，即礼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诣彼柰林，入林中已，至一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尊者弥醯住柰林中便生三恶不善之念：欲念、恚念及与害念。彼由此故便念世尊。于是，弥醯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至柰林，于静处坐，便生三恶不善之念：欲念、恚念及与害念。我由此故便念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有五习法。云何为五？

“弥醯，比丘者，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。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一习法。

“复次，弥醯，比丘者，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二习法。

“复次，弥醯，比丘者，谓所可说圣有义，令心柔软，使心无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渐损、说不乐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宴坐、说缘起，得如是比沙门所说，具得，易不难得。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三习法。

“复次，弥醯，比丘者，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。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四习法。

“复次，弥醯，比丘者，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是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弥醯，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五习法。

“彼有此五习法已，复修四法。云何为四？修恶露，令断欲；修慈，令断恚；修息出息入，令断乱念；修无常想，令断我慢。

“弥醯，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

“弥醯，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得所可说圣有义，令心柔软，使心无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渐损、说不乐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宴坐、说缘起，得如是比沙门所说，具得，易不难得。

“弥醯，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。

“弥醯，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

“弥醯，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修恶露，令断欲；修慈，令断恚；修息出息入，令断乱念；修无常想，令断我慢。弥醯，若比丘得无常想者，必得无我想。弥醯，若比丘得无我想者，便于现法断一切我慢，得息、灭、尽、无为、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弥醯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即为比丘说经第十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有五习法。云何为五？比丘，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。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一习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二习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谓所可说圣有义，令心柔软，使心无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渐损、说不乐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

宴坐、说缘起，得如是比沙门所说，具得，易不难得。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三习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。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第四习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心解脱未熟，欲令熟者，是谓彼五习法。

“彼有此五习法已，复修四法。云何为四？修恶露，令断欲；修慈，令断恚；修息出息入，令断乱念；修无常想，令断我慢。

“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芥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

“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得所可说圣有义，令心柔软，使心无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渐损、说不乐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宴坐、说缘起，得如是比沙门所说，具得，易不难得。

“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。

“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

“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，善知识共和合，当知必修恶露，令断欲；修慈，令断恚；修息出息入，令断乱念；修无常想，令断我慢。若比丘得无常想者，必得无我想。若比丘得无我想者，便于现法断一切我慢，得息、灭、尽、无为、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习相应品第五竟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4 种 / 9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少/兔]	鵻	6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
[毯-炎+登]	磴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
[麩-夫+黃]	黌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0597）
[槎-工+目]	椹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6B0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746）